

棗

林

外

索

棗林外索

益官談遼樞木輯

宣祖舊里

咸平三年六月詔保州保塞縣豐歸鄉東安村乃宣祖之舊里而百姓趙加起寔派天潢久安地著雖為疎屬寔重宗盟宜佩赤緇以光白社可左屯田將軍仍賜加起等妻女衣服首飾銀器有差特遣內侍自保州召加起遂有是命

張無夢講諶卦

真宗召闕元觀道士朱嘉張無夢講諶卦上曰獨說諶卦何也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

王純宗陷虜

大同王侍中純宗賊敗陷契丹降之嘗通南書乞和仁宗賜之
手書見黃山谷跋中

甘泉寺冠準丁謂題名

常州府城東北六十里甘泉寺冠準題曰庚午年秋九月平仲
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詩板示之征逢不暇吟咏代記年月又題
于東楹曰平仲酌泉經此因望北闕黯然而去未幾丁謂又過
寺詩云翠影人疎度波光瑟瑟疑帝家金掌露仙暑玉壺冰曉
井侵星汲甯扇向月澄豈惟獨肺渴灌頂坐三乘題于楹曰謂
之酌泉禮佛而去後花輦留詩于寺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

階佛向南行烟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屐籠榮

為庄麟婚

江夏馮京當世自御舉禮部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先佐
方蜀宮掖勢敬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
中持酒敬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

宋三元孫何謀公王曾孝先楊寔審賢馮京

陳曙忠愍

桂林府城西陳崇儀廟狀青征儂智高責崇儀使陳曙新之以
死非其罪而祀之隆興初賜額忠愍

斷碑

來陽縣東五里相傳武侯立石誓蠻秋青討儂智高立碑其右
後為雷轟惟存斷碑

程珣除妖 珣字伯溫

宜州反獠歐希範既誅御人忽傳其降書當我南海立祠于是
迎其神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也知州程公使詰之
對曰通啟涪州守以為妖投奉神之具于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
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于畏官皆莫敢前公杖不
奉命者反投之乃流去土人方信甚高安 伊川先生家傳

程珣以知漢州致仕年八十五七十時自撰墓志止叙其歷末
云予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政：夙夜無劬

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摘為幸多矣塋日
切不用于求時賢墓志銘既無事寔可紀不免虛却過美徒累
不德耳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為有知
也

尹洙

尹洙師魯宋史云嘗令光澤歐陽公墓志云郡武軍判官當以
墓志為據

非：國語

唐柳宗元非國語宋江端禮元虞鑠非：國語

趙元昊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善能生擒元昊及斬首者即為
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公美簡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
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詭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
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毋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
有措斥之詞矣趙善瑤自警編

張元昊吳

張元昊吳皆華州人又姚嗣宗亦關中人俱勇氣個儻有縱橫
才驚薄時塞上有經略西野意邊帥莫之識遂投西夏為中國
患張吳二人家屬竊靡隨州間使謀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
知者

韓琦

任福好水川之敗史謂韓琦令之耿傷戎之而諸將乘勝輕敵
陷伏中然而以死報國固亦可稱也是真文吏常談耳烏足徵
哉元昊初敗劉平石元孫亦以是術凡善戰者必以輕兵先合
待其衰而以重兵壓之奇正相生固矣宋以文吏以大帥畏戰
往之圍城堡中而以兵命將猶一人官高者主之使代帥監兵
做帥權輕莫能相制以禦大敵其敗固矣自韓琦至張浚皆然
獨賈似道曾蒞舟師而棄衆心見陣動先奔卒以喪國夫師旅繫
國之安危氏之生死果不可以付文儒而司其事者果不可不
自決而諉責于人也哉

李京

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昌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于昌臣求聞達于朝廷昌臣即徹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昌臣妻叙別昌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昌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我我從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常為教惜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耗索火焚之而去

李鎮

鉅野李鎮伯玉官福州通判自號萬如居士嘗編其先訓曰與其有求于世曷若無欲于己與其為人所賤不若以賤自安

偽書

葛忱偽李太白書并陽高述齊安諸公偽蘇東坡書

權部韻略

權部韻略九千五百九十字權韻續降增一百八十二字權韻
補遺增六十一字毛冕毛氏韻增一千七百一十字劉淵早水
韻增四百三十大字黃公韻部會增六百七十六字統計韻會
萬二千六百五十六字

楷隸五經

宋刻五經正義以趙安仁善楷隸留書之

狗生角

狄青家狗生角

沈宅借書

宋次道家住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沈居其側似便借
置當時春明坊宅子沈直比他處為倍

宰相惜才

呂文穆英毅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唯黃
公藏因馬文忠荐士編陳謫學章稿范文獻手記虞忠肅題材
館錄

莘我粵衛信錄

蘇頌字容元叢中上曰欲借一書非卿不可以此虜通好八十
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朕欲成一書但患邇來

修書者遷延歲月不肯早成頌曰恐須一二年可矣上善曰果
然及書成賜名華英魯衛信錄朱名臣言行錄

耆英會

元豐五年文彥博以太府留守西都贈富韓公以司徒致仕公
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尚
齒不高官就資聖院建大夏曰耆英堂今閩人鄭奐繪像開
府儀同三司守司徒 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

年七十九 河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
西京留守事昭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同封郎中致
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王尚恭字安之年七

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

劉錢凡字伯壽年七十五 衡州防禦使致仕為行己字肅之年

七十五 大中大夫充天章閣侍從提舉崇福宮建中五年

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羗年七十二 大中

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 龍溪閣直學士通議

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九年七十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

判大名府王拱辰字君旣年七十 瑞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司

馬光字君寔年六十四 濬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考案兼案纂案故事

請入會公以地主携伎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

酒不出餘皆以次為會濬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且程大中

珣希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于寶聖院 即氏見闕錄

遼史國語解

震瀾益石烈 知名諸官下皆有 弭里 卿之 撻馬拔沙里 撻馬人

里即大迭烈府 即大迭烈府之 刺夷萬董 大官 集會場 地 阿主 父租 阿

燕夷夷的 阿燕責稱夷的 夷夷 即參知 暴里 惡人 撻林 官

阿盧朵里 官 選旅 官 蒙萊 官 北冠南冠 官 掌軍 官 名 撻林

牙掌文翰官 將 選 權所 神速 始 能 知 三冠 三

也 軍 綽 官 府 監 事 已 復 險 司 從 遣 刺 于 險 到 使 麻 都 不 與

之 佐 後 馬 步 官 牙 署 世 燭 俱 官 敝 史 官 府 之 恩 奴 古 官 與

寫 兒 軍 漢 北 君 敵 烈 麻 都 官 禮 旗 鼓 拽 刺 官 名 燕 節 禮 名 九

莫首莫首字乃捏呀呢正月押里押里音音二月二月陶里陶里上上已已

免之免之封賽呀呢賽呀呢奢奢日日捏捏揭揭耐耐前前必必里里達達焉焉九九

妙伍伍伍伍爾爾時時石石烈烈幸幸奈奈石石烈烈今今德德官官殊殊里里馬馬特特本本陰陰幸幸奈奈廳廳房房

印工印工梅里梅里官官名名抹抹鷓鷓之之官官先先離離遮遮覽覽國國官官名名瓦瓦里里官官府府名名官官

之抹里抹里官官府府莫幹魯莫幹魯朵朵算算腹腹心心搜搜刺刺也也耶耶魯魯錫錫興興女女古古金金孤孤德德

玉窩玉窩為為盛盛息息應應得得失失得得本本幸幸胡胡木木整整白白靴靴白白鷺鷺羽羽楚楚古古官官名名掌掌

因莫弗莫弗訖訖又又云云莫莫勿勿蜀蜀可可數數后后之之稱稱成成里里賽賽遠遠皇皇右右撒撒刺刺酒酒樽樽

吐里吐里官官攤攤丁丁黃黃軍軍中中輕輕勿勿神神以以疑疑敵敵也也丁丁抵抵桓桓行行馬馬也也外外楮楮拙拙

摩摩十十藏藏地地角角一一堂堂印印博博之之虎虎斯斯稱稱有有力力

金史國語解

都勃極烈

德治官
漢家宰

籍

諧厥勃極烈

尊國

論勃極烈

得尊

權優崇

魯勃極烈

魏順

移賈勃極烈

伍第

阿買勃極烈

昭規

乙室勃極

烈

烈

迎道

失哈勃極烈

守官

署

吳勃極烈

陰陽

逸勃極烈

猛安

千夫

謀克

百夫

踏

此

拜

德

察非

遠者

烏魯

古牧

圖

幹

里

朵

長

骨

子

孟

都

通

稱

之

稱

山

只

昆

舍

人

散

亦

之

保

治

里

佛

阿

里

標

也

核

里

速

阿

里

合

德

心

畏

可

牙

又

日

疆

里

吾

亦

可

疆

里

合

持

指

三

合

人

之

牙

吾

塔

瑪

蒲

刺

都

而

目

亦

石哥里夜渡部誦之謂疾驟謀良虎無類辭不失醒奴申之和義執出

先審賽里安樂連吉乃也東撒八速烏古出猶言再吾里補高積兀

典明星阿隣山太神高哈丹山上阿傾坡陀斜魯忒隣山大而峻沙忽

蒂舟幹論生闍母釜斜烈日婆盧者按春金銀術可熱蒲盧

渾布阿里虎盆活女罐烏烈華沙刺衣活曠胡也赤胡刺是桓

瑞松阿虎里松孰輦蓮活高罕羔合喜犬訛古乃犬之有斜身

羅窩羅罕烏完顏漢姓烏古論漢姓航石烈高徒卑杜女奧烈

即蒲哥鮑兀顏米蒲察李顏蓋張温迪罕區石抹蕭奧屯自字

木魯魯穆刺劉幹勒石納刺康夾谷全裴滿麻尼忙古魚幹唯

趙阿典雷阿里侃何温敦空吾魯惠烏林答蘇僕散林木虎董古

里甲

遠制

宰相凡除拜行頭于堂帖檢差俟再取二日出給告勅故官有知頭子事

堂帖食殺之次大行出殯群臣以殺羊祭于路名曰食殺之次
祿祭凡出征以牝牡廐各一祭之曰祿詛敵也

勘箭車駕遠歸闈門使持雄箭勘箭官持雌箭比較相合而後
入宮

北樞密院視兵部南樞密院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戶部夷高罕視
刑部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南府宰相總之惕隱治

宗族林牙修史書于越坐而論議以象公師北南院以牙帳在
大內帳殿之南北又有承塵小底扇

遼俗東向尚左御帳東向遙輦九帳南向皇族三父帳北向東
西為絳南北為綿故為御營為橫帳

大樂調雅樂有七音大樂亦有七聲曰七旦婁陀力旦平聲雜
識旦長聲沙織旦質直聲紗侯加監旦臨聲紗臘音應聲報曉
五聲侯利窈斛先聲 遼諸帝鑄銅像在大同府華嚴寺

十畜通鑑

司馬溫公手書資治通鑑無一字苟且

歐陽修

歐陽公臨終戒子孫曰予生平以功業文章力致浮屠一見期
師始知性命之奧方將研究而未遂命已為之奈何汝輩宜自
勉毋令後悔言安旧志

徐積

徐仲車聞蔣穎叔得廣帥曰廣為雄藩府座出先導以門旗夾
以銀盃屠僧人次之他鎮所無也初至蠻酋必以琉璃瓶注蕃
藏水揮洒于太守不及其他又曰嘗見一俗書云作文用字必
用新意如論友若使管鮑則不新矣昔平王孫曰人棄我取人
取我與故能致富興俗書正合此說學者宜取法焉楚州教授
始仲車先生任十五年

青松社

元董間周濂溪自南康歸老九江黃太史以書勸友歸宗寺真
淨文禪師因結青松社朱晦翁守南康濂溪歸宗寺善應菴華禪
師

周子太極圖傳于鎮江鶴林寺僧壽涯

柳拱辰書大字

永州通判武林柳拱辰應寧中進士嘗維舟于語溪山或告以
惟拱辰正襟危坐夜半有物登舟拱辰叱之書大字于其手逆
去詰旦跡之見唾間字跡宛然內鑄語溪石岩題絕句曰語溪
石惟大江邊心託閑將此處鶴向後有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

寅年已而僧告以漢山襄聲復書聳字以鑿^之性逐城 武林雜志

王安石

虛名寔行強辯堅意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
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燕泥論者雖欲誣之主信乎此寔行
也論識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
臣欲任意行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
動故曰堅意此法所以必行也 劉元城語錄

蘇東坡竹

蘇東坡寫竹于南安甯界寺壁韓侂胄之黨函之載以巨舟欲
獻侂胄至錢唐而溺 張東海集

孫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也晚又號老泉若人以眉山先翁有老泉翁故云華亭得石林燕語

東坡在湖州被逮時而無人色兩足俱軟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即行使人賂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朱文公與廖子晦書

陳烈

侯官陳烈學行端飭動播禮文嘉祐中名公文荐之福建提刑王陶言烈為妻所訟因欲其貪詐司馬光率諸諫官爭曰烈平生操守出于誠寔雖有迂濶不失守經夫婦不諧則聽之離絕而已

何可為橫辱所挫

鄭俠

福清鄭俠在英州號大慶居士遷御史號一拂居士宣和元年
忽客有稱缺冠道士遺之詩蘓子瞻也籍而嘆曰吾將遊浙矣作
詩二章

劉藻

閩縣劉藻昭信嘗解易曰見險而止為需見險不止為訟能通
其變為隨不能通變為蠱

余允文

建安余允文隱之以司馬光作疑孟敬篇其後李觀鄭原著

語及藝圃折衷皆肆詆毀乃作尊孟辨三十餘條闢之

李公麟

晁无咎難跡集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為畫若廊像後東坡南
運公麟去京師過蘇氏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藩如此
故以道鄙之盡棄平生所有公麟之西于人不復留

諧謔法 宋劉敞

教方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鷺迷而不作曰彭信而好古曰彭
隱居求志曰夷伯夷仁義廢曰淵不幸短命曰淵知而不流
曰惠柳下惠愚智失時曰俞穽武進退窮過曰爰蘧伯玉恭儉好禮
曰嬰晏子清淨無為曰聃聃耆期稱道曰聃惠而多愛曰儒子產

直而不撓曰肝叔向 輕薄守節曰禮季子 居敬行簡曰雍孝友

時格曰養尚德慎言曰造善事父母曰參使能造命曰貢子貢

在約思純曰憲原憲 技之敏給曰求冉求 勇而知義曰由子路

文學博識曰商子夏 容貌矜莊曰張顛孫 信道輕仕曰開漆雕

不得中庸曰哲魯點 言合聖人曰若有子 敬慎威儀曰華公西

有德疾憂曰冉伯牛 知德中庸曰伋子思 蹈道知言曰軻隱居

放言曰逸夷逸 反性敦禮曰况荀卿 兼善尚賢曰程上同尊儉

曰程墨子 救功尚開曰鉞東鉞 獨善為我曰居揚子 邑言日出

曰周莊子 潔白不污曰皓四皓 言行執物曰舒董仲舒 簡易居闕

曰向劉向 守死善道曰勝卓思寡欲曰雄 楊子審音 知化

曰曠巧歷絕倫曰衡子平連教易知來曰轄管轄博物多愛曰邊
良史寔錄曰邊

夢李太白

黃山谷謫蜀夜宿歌羅驛夢太白相見于山間曰予往謫夜即
即于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否予細集中止有請三
誦乃得之其一云一聲望帝飛花片飛百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
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其二云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
下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泪何日金鷄赦九州其三云命輕人
鮮甕頭船日殘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咲青壁無梯泣杜

鵑

黃庭堅錄篆銘

蔡蒙之下彼江一曲有拓生之可以為藪蛙蟻之衣采之盈掬
吉獨饒澤不涸沙磔笔以辛醜宜酒宜錄在吳則紫在蜀則綠
其臭味同遠故不錄誰其發之班我旨蓄維女博士史君炎玉
按此銘末句言史君炎玉蓋指眉陽望族史氏女名瑛字炎玉
玉髻非資類嗜學類繁賦續一不介意善屬文雅女限閨少卿
出守眉陽聞其才納為冢嗣子履婦炎玉日游心于編簡翰墨
平生游覽之勝燕吟之適與子履持酒唱酬格調閑雅久而盈
德手自叙次日曰和鳴集而少壺之室于山谷老人為好華子
履寔其親表也因寓書致錄篆為信山谷珍其品以贊端之末

句猶古女枝書之褒云此見宋紹興甲戌知縣徐宏中跋

割地

詔

裔

熙寧八年割歸鎮割分水以北地界契丹東西失地九七百里
其後契丹復包取南不耕地不臨鴈門遂啟用兵之嚮夫宋人
所割分水嶺之地今不可致矣燕嘗雁門喻夏屋極目于勿注
廣武之間而知陘山形如人字一卷中分山南據脊則利歸山
南山北據脊則利歸山北遼人所索必在此地也不然則彼以
射獵畜牧為業每以空千百里之地以養禽獸而顧獨奪之于
此三十里間耶夫宋君可與有為者神宗也余其言曰所爭止
三十里大臣殊不究本末夫斥鹵沙磧之場豈所矜望虜所不

爭隘寨險易之間不十數里利害即相望矣神宗但喜其道路之不遠而不究域民之大限斯惑也已 山西通志

易地

宣徽南院使郭達鎮御延夏人欲以塞門安遠易絳州達言非先友二塞不可與遣其屬與夏使議惟言寨基乃寢其詣

昭陵

元豐三年富丞相弼托程伊川草疏論仁宗皇帝永昭陵云往者營永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暇未能聽事朝廷惘然不知其制失于迫卒不復深究情訪允不視畫一出匹者之祗謀中人之私意以巨者架石為之屈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為缺

單重且萬斤以木為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頃權毀梓
宮之季決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時奈何思
之及此骨寒騰喪其後厚陵始為石藏藏者竊意大臣已瞻昭
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耳今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今
祔昭陵固得撤去鉄單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屬使異
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害云々末自跋云富公見此為奏願
以批于文緯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頌慮
不克上惜乎其不果于義也遂為忠孝罪人

程子全集

程母

伊川先生作母上谷郡君侯氏家傳云在廬陵時公守

惟家

人告曰物美扇夫人熱耳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
後家人不敢復言惟亦不復有獲安居

明道子婦

章氏之子與程明道之子皆王氏婿也明道好死章幼其婦先
生曰豈有生為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餽送一皆謝遣
章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絕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蘓程子孫

蘓軾子孫在大合程頤子孫在英山

楊侑吉廬陽客記

孟后銘

哲宗娶孟后銘曰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銘者

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嘗隨文潞公貝州獲
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耳程子拾遺

孔文仲程願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書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願人物黷汚
天資險巧貪黷請求无無知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
不獨交口褒美又至定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行經筵
臣頃任起居舍人侍講席觀願陳說凡經

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稽一事汎濫緣引借無根之語以誣撼
聖聽推難引之跡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改以無近
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為

寔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筵必曲為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
雖使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閒
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數陳慮煩
聖聰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日開陳當為陛下
三年不言之際願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勉為
之慮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筵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
六七人願官最小乃趙次獨候問聖體橫借過甚並無職分如
唐之王任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

呂申公家傳文仲本以仇直稱然奏不暇事為浮薄輩所使以
害善良晚乃自知乃小人所始憤鬱吐血而死

程正叔見秦少時問天知否天運知道和天也後是學士作即
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謫徒舉以為笑 水心集

游師雄論廟學

武功游師雄景叔張橫渠先生高弟舉進士第一為儀州司戶
叅軍佐郡有善政廟學居郡城西北隅雄曰西北天地嚴凝之
氣可以右武不可以興文是不可不遷遂遷于東南 平涼府志

元祐黨人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罰黜元祐害政之人靡有
佚罰乃命有司美政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
九人皇帝書而列之石置于文德殿門之東麻永為萬世子臣之

戒又詔臣京書之持以煩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
揚功彰善瘴惡以烈此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此建述之
志 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元祐奸黨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
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曾布王岩叟梁燾蘇轍王存鄭雍
傅光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禄明宗愈安燾李清臣劉奉世范
純禮陸佃並元祐黃履祥符張商英稱之奇 元符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蘇軾劉安仁范祖禹朱光庭姚勗
趙君錫孔文仲吳安時馬默錢勰朱之純鮮于侁趙彥若孫覺
孔武仲趙鼎王欽臣孫升李周王仿韓川顏臨賈易呂希純曾

肇王觀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陳次升 鄒浩

謝文雅

並元祐

岑象求 周鼎 路昌衡 徐勣 董敦逸 上官均 郭知章

楊康國 葉濤 龔源 朱叔業 祖洽 朱師服

並元祐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國王庭堅 晁補之 吳安詩

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厚 孔平仲 司馬康 宋保 國 湯或 黃隱

畢仲常 安民 汪衍 余奕 鄭侯常 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卜 李格 非 陳

璣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邦 朱光裔 蘇加 龔夫 王回 呂希

勣 吳倚 歐陽中律

並元祐

尹才 葉仲 李茂 直 吳虜 直 商 倚 李績 中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祐 葛茂 宋刻

涓 欽 袁洪 羽 李斯 趙天佐 謝鈞 袁公遠 馮伯樂 周誼 孫中 范棠

中鄧考甫王登趙响封覺氏胡端情李傑李賁石芳趙金呀郭
執中金極高公應張集安信之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高漸輝于
倬張鳳呂諒卿王賈朱統吳明梁安國王古蘇迥檀固何大受
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行高士青鄧忠臣紳師杜韓浩郁貺泰
布甫錢景祥周絳何大正果寬呂彥祖沈千曾興宗羅琦臣劉
勃王極黃安期陳師錫于肇黃遵黃使正許光甫楊肱梅君俞
胡良弼宗顏張居孝修秦純然黃才高道恪膏與侯碩道周蓮
道林膚葛輝宋壽岩王公考王交張鴻許安修劉吉甫胡潛楊
懷寶董祥倪直儒蔣津王守劉元中王陽張俊民張裕陸表民
葉世英褚潛陳唐劉經國扈克張恕陳旸洪芻周錫蕭利趙趙

滕友江詢方造許瑞卿李昭死向訓陳察鍾正甫高茂華楊青

璋彭醇廖正一李英行梁士龍

並元符

武臣二十五人張翼李佖王獻可胡田馮田馮稔王履趙希英
郭子耕任瞻錢斌趙希德王長民李永憲李王庭臣吉師雄吳
休復程昌符潘滋高士權李加亮李玘劉延肇姚雄李二基

並元符

內臣二十九人梁惟簡陳衍張士良梁知新李俾譚辰黃鉞趙
約黃卿從馬說魯憲蘇守民楊偃銀那陳恂張茂則張琳紫秀
臣李偁王敏闡守勤李權蔡光明天化基王道華節世昌鄭居

簡張祐王化臣

並元符

為臣不惠二人三珪元祐章悖符

右命 今桂尚書兵部符脩降勅命指揮立石蓋司廳崇寧四年二

月 日明上虞倪元珪題元祐党人碑曰此碑自靖國五年毀
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人猶歎寶籙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
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漢人之政不毀更甚于京乎諸賢自涑
水眉山教十人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
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
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覺諸賢位中赫然有
安民在

蒲家孟修汰

蒲家孟性侈汰每旦割羊十豕十燃燭三百日盥有小洗面大

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漂浴之列。活至湯伍斜。

張舜民使遠

張舜民使遠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為他日必
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

五經及第

黃州別駕黃泳、年三歲書過目輒成誦大觀二年應童子科
赴闕引見徽宗摘毛詩如南山之壽句泳應聲曰不騫不崩上
以前字為問對也詩人之言不識忌諱臣安能復道上大悅乃
歷見後嬪幸遺以金錢果餌並五年賜五經及第

章惇

章惇從哲宗靈駕至成臯陷于泥濘踰宿而行陳瓘奏之詔落
左僕射知越州

程頤

程頤涪州之行族子程公孫門人邢恕與有力焉御史楊畏攻

呂大防甚力頤自涪歸過襄陽事師甚恭

畏在焉

伊川先生之墓洛人畏入党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擇范城孟
厚尹惇薄暮即出城後至附名焉

趙抃

建寧崇安縣崇溪貫于中城達于南却達迤十里趙清獻公作

所鑿：時撤徙民居或譏怨清獻諭之詩曰撤屋成河怨亦多
百年恩在怨消磨

張璠

羅源張璠字知臨江軍隣郡臨川有清江渡產紙部牒誤為
清江縣下郡抄餘紙三萬璠申有辨之援坊州杜若為比得報
罷

林慶老

政和五年乙未古田林慶老進士第唱名時徽宗頷曰少年臣
子何以老稱御筆塗其老字

陳軒

既年陳軒嘉祐八年進士歷知福州卒年八十一暮年嘗謂諸
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其由昔守杭
州有違官以一老兵執送府敬杖之此兵年踰七十法不應杖
遂聽其贖違官折簡相責不獲已呼入行決即斃杖下至今吾
未嘗不以自咎也

六柳先生

長汀王宗哲建俊初調南豐簿歷泉州理棧韶州教授朝陽丞
終灌陽令手植六柳堂前種六柳先生年八十一

溫豫吳大經改名

政和五年乙未忠安進士溫豫恥與偽齊豫同名改曰革又進

士吳天經宣和間詔不得以天字為名改名達老

董敦逸

吉安永豐董敦逸舉進士歷知豫縣弋陽縣俱有惠政元祐中
為監察御史出知臨江軍哲宗御召拜御史上疏辨瑤筆秘獄
出知興國軍一統志

李寧函

高麗李寧善函書入朝徽宗以一奇畫示寧曰臣之筆也上
不信寧拆裝背果有其姓名

江贇

崇安江贇叔圭初時上庠著名易學父死廬墓築石峯山巔政

和中以八行徵三聘不起時少微星見遂賜號少微先生嘗取
司馬光資治通鑑約舉其大曰節要終隱邑之蘆峰

孟子弟子從祀

政和五年三月十四日封孟子弟子樂正子克利國公公孫丑
壽充伯萬章博與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斯泰伯陳臻蓬
萊伯克虞樂昌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鈞
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頃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騰
水伯益成迨萊陽伯季孫豈伯子叔承伯

宋史京東路有豈縣承縣承即今寧縣

附祀先儒二人焉蔡伯韓愈宋司空孔道輔

皇子狀元

政和八年策進士上卷加王楷第一揚州王昂次之以親王為嫌易昂為首

大觀茶論

徽宗著大觀茶論云看地倒生之類不一蓋草木向下而尾向上也然以茶而先較粟穀象木其外乎

徽宗別錄

徽宗上章青詞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瓊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群臣上尊號曰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尊玉宸明皇大道君蔡條國史復補

決策伐遼

宣和六年將興金伐遼十二月陝西地再大震初命左司郎中黃潛善往視厯不以關權戶部侍郎汪彥伯代之涇原等州人流第令在所賑恤而已及期又大震伯彥往視亦報不為災權官伐遼遂決卒敗宋者二人也以報不寔故史不詳見岳珂程

史群書淵海

平定

欽宗青城

欽宗在青城詔京師曰大金軍已登城欽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云々

欽宗在虜營有批字取應用物末云且煩應付仍書名字押又今王宗沔持御批賜大尹王時雍云某之宗公等所誤勉事新主

勿思舊君內中小庫金銀盡搬來以為渡河之費又齋到御批
祖宗創業凡二百年宗廟社稷一旦傾危父子親族不相保痛
哉痛哉皆因諸公相悞煩內藏假錢一百貫收買下項物出京應
付耳甚幸甚休思舊主善事新君去期有日相見無緣春暄村
尚書時雍

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僧守一為金人邀諸塞間佛法大意甚喜約
以北行僧告歸治裝比還寺浴畢登座別眾坐化人成異之虜道
二十一人持香入寺供佛賜金千緡以葬徐夢莘北盟會編

貞婦塚王婉容

徽宗北狩虜迫王婉容為子婦徽宗云好事新主婉容誓不二

主遂刳馬虜御宋之大臣無恙者因禮荏樹碑曰貞婦塚 簡吳
車文集

北邊

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宮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為奴婢使供
作務每人一月支禪子五斗令自舂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餅
糲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不聞一錢一帛之入矣男子不
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暖氣旋出取柴
歸坐火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綉工之類尋常圍坐地上視以
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伎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
環坐刺綉往々餘病相枕而死

輸幣

欽宗末輸金國帛一千萬計幾節兩以喘曠考主簿使虜營留
五十日見虜分幣自粘沒喝以下至于步卒分絹各五十匹計
朝廷所出之數以千萬為準則盡虜人之數不過十六萬餘况
或陣亡或疾病或以事還或隨軍供戰具其得絹亦與粘沒喝
等以諸色人^所占之數當與戰卒中分則虜人正兵不過八萬
當其分也數回物異金人得錦渤海浹綏契丹得禪機之類而
而九州所得者雜色而已爾言于高宗又云外夷之巧在文書
簡、故達中國之患在繁在文書繁^故、遼太祖太宗之時法嚴
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

兵混一六合自是厥後群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策繁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繁而政事所以益緩也此宋曾盟編

李若水

李忠愍公宣和壬寅愍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曰閩大王有書公甚駭得視其緘云上元城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閩寧長押詰氏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詣縣由某地邊看鉄冠道士索取閩大王書來與李太尉既覺驚異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書公發書其間皆豫言精寤禍安以事涉恠

即大其書作詩紀之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銜冠道士寄新書我
與雲長隔異世翻疑此事大荒唐公後果賁頭卒踏圍城之禍
其子浚淳託其事郭象暎軍志

孝若水母 氏康王使金畏金人反復潛歸道曲周經母莊飢
渴甚向母索漿飲母死入曰官人何來王曰吾為商于滋相間
為金兵劫擄至于此母曰官人非商賈也遣有胡騎來追問康
王由此過否吾已殆之曰已過此兩日矣追吏舉鞭擊其鞍道
可惜可惜遂回去大王且安心因進酒食王問其姓氏泣而不言
再三詰之母曰妾之子孝若水也死于虜吾見得為忠臣妾不
恨矣妾聞滋相在逆有宋澤在焉食足兵強天下事尚可為幸
大王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畝王王受之相泣而別

若水衣帶中詩云胡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危功名誤
我等雲過歲月驚人如雪飛每事恐遺千古嘆此身甘與衆人
違思量惟有君親重血淚紛紛染客衣

太學生祭李若水文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太岳必蹶
公人中龍肯臣犬豕賊據床上天子在下公拖帝躬嚼齒大罵
公于是時皆裂髮立乾坤盡昏鬼神夜泣欲贖清鄉人萬其身
萬人何多一世猶輕吾將提長劍而登太華扶浮雲而登問蒼天
惟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鄉之復然

唐恪

金人偏百官立張邦昌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錢唐唐恪欽

叟署名仰藥死

陸棠

楊蔓山先生婚陸棠初見先生容貌莊整端坐不動每來必如此以此善之一日引入書院坐久忽報客至先生出接棠疑坐如故宅春壁外窺之大致異驚棠別去家人以告先生愈為所取以女妻棠建炎四年建州民范汝為作亂棠入其黨中賊平械棠赴行在道死

張邦昌

張邦昌元符三年庚辰甲科第三人建炎元年邦昌伏誅削其名籍陸是科第四人福清林適為第三人

還御橋

撤宋北猪經豐潤縣西石梁見河水西流忽動御恩曰吾為亂世之主後世必能力伸此寃令我回京矣因不食而去今名還御橋

泥馬

寧津縣北十八里大柳店高家為康王時質于金後還中遂馬楚壇野史牽一馬謂之曰此馬可乘不可飲行至店北馬渴不可刺入溝飲水頃之遂成泥矣迄今相傳泥馬送康王

寧津縣志

蔡京

延津縣志

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胸上隱起一形
字高二分許如鑄刻所就以大奸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
曉也

陳彥才

年陽陳彥才用中宣和進士與秦檜生辰偶同檜再相注選連
江金彥才賦作詩命賤安能比巨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
上姜堦子甘向連江作釣翁後歷知泉州

李文會

晉江李文會端友建炎二年進士權叅知政事後調筠州徙江
州注金剛經撰三教通論第御史時劾時賢以竭秦檜故時論

不與

李遵項

夏主李遵項先狀元及第

楞嚴要義

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者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隣省聞念佛為證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為若卒所謀尔東叔因言誦此三十年矣余詰問東叔要義安在東叔沉思久之曰如難候鳴預聽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遍撲到緊切處也

南渡

高宗南渡至湖州烏程駐蹕召諸侍臣數十人宴董氏樓下賦

詩

閻勅奉太廟主

涇州閻勅為主管步軍司金人南侵勅先守洛陽奉太廟神主
歸于臨安

平涼府志

徐神翁盜行

徐神翁鎮戎軍人今平涼鎮原也人謂之徐賊少為盜取人財
物必遺留有道者聞之以為可教以修煉飛昇之術居潛夫山
洞中建祐德觀今北城有址為後召見京師居天慶觀即宋史
考之可知已鎮原大抵多盜是謂神翁遺風云

宋澤

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于忠簡及中原克濟而高宗乃無北還意忠簡以中原無所倚因請以信王榛為兵馬大元帥信王榛者高宗親弟也黃潛善汪彥伯輩欺誦其有異圖遂有門下之命雖曰尊任之然寔奪其權家傳國史皆不善其事蓋諱之也

宋澤遺表曰心期許國每輸扶履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愆闕之意視魄將离于形体精忱願達于冕旒中謝伏念臣猥以朴忠受知洲聖自困蹟羸窮之際付以寇虜往來之衝造遇陸下出德元戎警臣粗著勞效坐陳密計俾臣回入規并前後許謨繕成一冊隨表囊封投進以聞臣下情無任瞻天仰望激切屏營

之坐

范宗尹

范宗尹自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叅知政事即以尚書僕射
同平章事年三十自漢董夔以色年二十四而為太師其後
宰相之年少未有如宗尹者也秦檜北歸宗尹力薦

俗學錄
春明稿

張仲熊

張仲熊叔夜之子後事劉豫

南相

舊制御膳進十百二十匙湖聖裁作四十匙上即祚又加裁省
其後早晚共止^上一手不過數品巡幸東南駐蹕鄆解安火之後

屋宇闊隘雖久亦不修葺中宮未遷祀壇有名位者才二三人

其餘宮壘并有職掌者通不及百人而三丞相則不熱孝經私

藏過於國帑乃各自奉養侍妾歌僮極于美麗每宴客有餅必

至百品過出則厨傷數十櫨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臨行一百

二十合舍以朱漆銀鑄粧色樣致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呂頤

浩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戶侍郎韓招家畜三妾俱有

殊色名聞一時招死諸大將以掌賂取呂用數千緡得一人號

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

進時呂已六七十矣迨鳥起于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驟

為騰侈別起大堂奇花嘉木環植周圓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

異者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氳合于坐上謂之香
雲又艱難以來堂餼菲薄再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持帥下
蓮花寺每日費香直數十婚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臺踞落
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緡窮用激賞庫錢
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章一事命下人皆
謂為必辦而不辦也 朱文公集

羅從彥

羅從彥著通光錄八卷手書楷筆自為序候述本朝事南宋
定間知南劍州事劉允濟錄之上于朝又從彥亡後為修其墓

郭義重

紹興十三年在莆田郭義重孝行立雙闕于所居之南飾白簡間
朱檀所宜木

三星集

李任道編雲館三星集合朱弁字文虛中弁使金十五年而歸
自題集後絕句賦三川絕所經客遠歲晚任飄零綢源未得窺三
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藍葛施松榭弱質兼茲倚玉惟殊形齊名
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所貴

龍可趙九齡

初龍可伯康滿京師華飲市肆方叫呼大浮趙九齡次張旁行
過之龍與伯康不相識做道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

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寔告伯康曰母苦乃翁疾行
瘳矣子可人意者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飯
諧縱雜傍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閘
之所伯康初壯曰子亦善射乎次張曰願上好之而不能精也
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與十發而正中者六七
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捨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相屬十發止一
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
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况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
其舌不能收纖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閘皆胡人子始
織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花園嗚呼長嘆不能

自禁機三年東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雖流伯康自是不復見
矣蓋喪亂之際或死于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
人言則歎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于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
乞決淮西水以灌虜嘗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
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關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落
人計中改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亦
嘗為孝聖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
張傷唐陽義政持去飛書報孝聖相軍中次張識其人于行伍言
之丞相信而補軍校後為統制過大駕還永嘉興諸將彷徨江
上莫知從違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義

州給之食。幾得無他。而州竟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丞相喜。欲用之。復有黜之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依。使其得志。必為害。據丞相疑阻。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魯政。周公葵丘為予言。其人且曰。我嘗荐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而人正士。何為喜此。等在生。伐因吾之曰。吾儕平生。譚王道。說詩。書。一日。請用。從容朝廟。執耜。紀綱可也。至于非難。解竹。倉平。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愚人之能辦。是經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為可哉。予嘗大園公之名。異二生之為。而惜其屈。嘗歎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豪偉。個儻之士。沈沒于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歎用而卒。阻于疑忌。

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蔚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而不大用而不終未四十餘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

使金得返

使金得返洪皓朱弁張邦其不返者陳過庭聶昌國馬林滕茂寔崔從覲行可郭允適

棄地

建炎初棄地河北失恆代汾晉太原等郡河東失真懷衛潯等郡符离師潰僅失新復之地楊楚濠泗高州戍相望聽陽恩退

撤唐節之戍

趙鼎上寔錄

趙鼎上神宗寔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剛出以黃自後
進書率如此例 李文英北朝名臣錄

該邊曰即范冲朱墨史以丞相上之也

太平樓詞

紹興中和議既成義烏黃中輜視柳題太平樓詞曰
灑血為詞披肝作紙片言誰縶千秋快磨三尺
斂新佞臣頭自恨草茅無路望九重如在瀛州
興長嘆無言歎空抱濟時憂 休休休
真可慮才如李廣都不封侯奈伯郎斗酒翻得涼州
蓋道遠庭

臥鼓誰知老子^了饒^同魏^同可^同造^同等未建：悠太平樓中輔幾中榻
晚號伯高居士名齋曰轉拙有類稿十卷

秦檜

江寧縣志甲科秦檜政和五年秦檜紹興十二年秦項秦檜秦
檜俱紹興二十四年項一甲第三人繁兩府親屬依第一人恩
例

秦檜妻王氏封兩國夫人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得者自稱冲
真先生王佐將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親執政不能聽後王氏
元竟奪先生歸陸放翁集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乙丑進士梁劬伏闕上書言北事送遠州

編管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
亡而渝定議耶

金人張師顏南還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遺檜間我

秦鉅子野檜曾孫新州通判嘉定辛巳金人陷城同知州李斌
之俱死于浚澤亦死詔封顯節侯極義烈

秦檜嘗為密教程公孫知密州薦試密詞時定夫昨過密與之
同飯于程奇之樓胡廉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為對云其人
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暗屠欲立朕邦呂執政以下無
敢有人議惟秦抗論宦侯益義其所為力言于張德遠請公之
前後秦自虜中歸與開國政廢侯屬望尤切嘗有書致杜逆論

園政康侯有誦訓挽經筵之石則秦之薦也悲其雅意堅不欲就
是時已窺見其微隱一二者難廢改以老病辭後秦做事太疎
脫則康侯已謝世矣朱子語類

陸士規能詩秦檜之門客也來自湘楚謁檜以小孩不與接
見小相誦其過黃陵廟詩東風吹草綠離離踏出黃陵古廟
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檜稱賞不已待之如初
東陽曹冠征兵甲戌第三人擢太常博士坐秦檜黨累荐宗朝
得旨再試中進士乙科遷知柳州尋去轉朝奉大夫致仕

南渡奢侈

南渡後用度奢侈詞臣革一制賜至一二百金

臣庸

高宗稱臣于虜宋史歸不書但謂之和胡銓封事云朝廷事執
盡為陪臣桐廬主簿東陽賈廷佐奏亦曰陛下為我人諸侯臣
為犬羸陪屬

岳飛

岳飛題翠岩寺詩秋風江上駐五師暫向雲山囑翠嶽忠義心
期清塞外功名直欲鎖邊圻山林爾聚何勞散沙漠群光定積
私行復三京迎二聖金蒲_席盡捲蓋擒師

寄厚園慧海云強浦廬山鏡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
扶王室聖主專師域虜前功_難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將

丁寧寄語宋 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鳴。回夢千里已三更，起來獨自繞階行。
人悄：林外月籠明。白首為功名，舊里松山老，阻歸程。欲將
心事付瑤琴，如音少絃斷有誰聽。

隄州巍石山觀石山前寺林泉勝境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
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為西釋民憂

貴池縣齊山詩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尋芳上翠微水好山

觀未足馬蹄催起起月明歸

送友人詩南渡已三紀衣冠今幾存去國教存臣力全身聖主恩
五岳祠盟記自中原板蕩夷狄友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營繕

發從軍歷三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仇
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且興遼荒之域一鼓敗虜恨未
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剴
期再戰北踰沙漠殲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土
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新朝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寮
謁金仙徘徊暫憩邊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
虜復三京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
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拓討會令

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所問西約一舍餘當塗有一菴所問其
僧曰東林遠邈後軍王國棟昇華屬隨母馬觀其墓址乃鑿山
開地創立廡廡三山環聳每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烟光勝景
滿涵寔為可愛所恨不能發曲進程進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
回師復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善僧佑興政元仲春十有
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初陽大營解題記權湖南帥在飛被旨封賊曹城白桂嶺

平蕩巢穴二廣洞幽悉皆安安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
誓竭忠孝願社稷咸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掃故國迎
丙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願蜂蟻之群豈足為功

過此因留于壁佑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孝察相復岳飛官諡忠愍淳熙六年改武穆寧宗嘉定四年追封鄂王理宗淳祐六年改諡忠武荆曰李將軍口不能言聞者流涕顏相如身雖已死寧若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續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辭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採裁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意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尤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衷心而勿異畫之史冊何憚今古之同 賴及于存將與山河而永久

岳飛孝宗初諡忠愍能改武穆理宗復改忠武已太學中復紫

岳氏降為土神景定二年從監學之請改極忠文廟曰忠顯廟
縣志

贈岳雲初降侯左祖而為劉氏直知書憤背之威李膺結髮而
戰白水不忍對刀筆之吏既邦誣之昭白豈功令之愆忘故違
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雲忠本家傳才
為世傑聖名父之算膺竹颺虜之天賜馬革裹屍忠肝可見旋
營集練奇福遽興早悲戰骨之零飛霜豈料戴笠而見白日懸
忠視于供奉新我錢于師壇庶不節之不磨亦九原之可起意
引劍野痛世已知杜郵之冤結草酬恩尚思補天之報白以重
泉之永隔而忘許國之初心可特贈武康軍節度使餘如故

連南夫

和議初成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知樞州連南夫賀表云不信亦信其然蓋然雖虞舜之十三州皆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由是得罪

賈廷佐

賈廷佐子野真定人博學多聞到毅有大節宣和二年入太學會金人犯關隨父淵扈蹕南渡還家於東陽登紹興二年進士除左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時金遣使張通古偕王倫南來詔諭江南為名廷佐一丹上書累數千言書曰臣聞孔子之言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

聞變於夷者也夫筆夏之可責夷狄之可賤經書所載昭然不可誣也恭惟太祖太宗以聖神武畧平定海宇創業垂統為子孫萬世之規模陛下嗣守基緒遭丁艱阻正宜不負所托銳意撥信凡威夷虜功无祖宗為中興之聖帝倘一委靡偷安專主和議信王倫之說奉夷狄之詔則贖祖宗之大烈所謂變於夷者雖傾三江之水不足以滌其穢後將議陛下為何如主哉陛下以天下之有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稅以為財用有人民以為依附有人才以為任使若以久遠治安為念斷然誅王倫以懲其賣國拘虜使以消其恃也然後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漢高迎太公之策也奈何捨此教者聽信王倫

詭詐之言輕以萬衆之尊臣事夷狄此天下洵所未喻也臣
不知陛下持講好稱臣以中興耶將發奮講武以中興耶將聽
虜人之命以偷安偏方無復中興之意耶臣以爲桐廬一簿官
至微也敢越職犯分議論大廷大事死有餘責然臣聞道路之
口謂王倫賣國致虜使名江南詔諭是指吾中國謂之江南既
曰詔諭必有虜詔以詔陛下如陛下近遣臺臣李濠往江西事
體一同其輕辱我宋自古以來所未嘗有昔富弼爭敵納二字
至于死拒今王倫為使要虜以詔來不以為怯而謂之功臣是
以盡不安食夜不安寢義當歸天取死不忍見陛下天日之表
龍鳳之姿為戎人諸侯取笑萬里又不忍見臣將為犬豕之陽

屬嗟乎此天也祖宗之天也一朝盡化為夷狄之天可朝此地也祖宗之地也一旦盡化為夷狄之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雖生不如無生之為愈臣所以痛悼於心越職犯分號天以取死耳臣聞端拱二年太宗以夷狄猖狂下詔求言曰雖朕計之於心固有成算又念合於衆慮則無失謀慮有才抱經濟識洞古今明當今控制之宜通前代脩繫之術朕當虛心以待前席以談不以流遠見遺狂直加罪嗚呼祖宗之念慮其詳審不妄發也如此况當彼疆場特小警耳猶不敢自任以今日虜人不避名以起衆其可不與天下共圖之豈陛下自有一定之論畏天下之異議哉大臣憂諫心知其非保守祿位不肯正言但

曰此前人之議耳此聖意所主耳國有大辱勢將傾矣莫之能
救猶謂國有人乎臣竊料虜使之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
河南之故地而陛下以拜彼之詔此雖三尺之童以爲誦我耳
天下之氣勢兩敵則講和之易成我弱彼強則彼吞我爲心何
和之有以項羽之氣百戰百勝約和於漢割界鴻溝已而項羽
解兵謂可高枕有溝東之地無何口血未乾張良陳平議以今
漢有天下大半此天亡楚之時不因其衰而取之是秦虎自遺
患也於是追項羽以并天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又若六國
之君割地事秦以求和秦陽和而陰傾之追亡逐北因利乘便
盡有六國之地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嗚呼恃強吞弱自古而

然狼子獸心尤不可測十有二年之間以和之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河南之故地戲我書皆空言無一語信達也至今遂有詔諭之使萬一拜彼之詔則異日號令必從虜出必待斬令我罷某帥退某舍柄忤其意兵有辭而未是陛下歛手以天下興虜將無置錐之地矣不然則天下恥于左袒將有不勝憤懣如勝廣輩爭出以競鹿天下亦非陛下有也陛下當彼之時雖悔無及為陛下籌全之計宜如臣策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取陵寢以迎父兄復境土以雪大恥何難之有語曰時哉不可失今虜使名以詔來三軍憤士大夫憤士民心憤莫不願為陛下死天其或者以此激我不可知也

陛下若不恤衆心之不平但徒委靡從虜則天_下圍視而視_起將不
怨虜而怨陛下矣可不為之寒心哉陛下無_何為我弱不能與虜
角若天已棄_殊雖終弱若天未棄雖弱終強陛下至此當照我
虜說我以和遂大奮發以決於天漢高帝與楚七十戰敗北者
屢矣靈_靈微之役室家盡亡滎陽之役賴紀信免徬徨無聊失職
之人耳然卒能致垓下之捷以王天下惟全弱者能攻堅強陛
下若不悟怯決意用兵欲致中興則帶卷胡虜為漢高之勝直
易事耳陛下無謂我將我兵非虜之敵師直為壯曲為若王莽
以百萬之衆攻漢有甲士四十二萬人有能為兵法者六十三
家旌旗輻重千里蔽空又有長人巨無霸者以為壘尉人有猛

數虎豹之屬以助威武史謂自秦漢出師之威所未常有然光武於讎笑間以兵三十敗之于吳陽豈以多寡強弱論哉陛下二三將如岳飛韓世忠皆忠義可使師之曲直又不待言而論若決意於戰則陛下以少破衆成光武之烈直易事耳所謂初若森雜合一惟有志者事竟成也臣不勝大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不易思後世清議之可畏斷然有意于撥亂拯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誅王倫拘虜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氣然後下令決意用兵以雪大恥以復境土遂遷大臣為大夫擢以治于內召還王庶以監督諸將為元龜以治于外則中興之業指日可成典故尤石晉之計萬之不侔也臣聞王庶忠勇有謀將士

無不服其威名此六陛下中興二十八人之一也其可舍諸婦
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日欲為光武欲為石晉全在陛下
斷不斷之間臣忠義所激雖死願陛下試與大臣共圖之
萬一因臣微言反禍為福非臣之幸乃宗社無疆之休不然甘
心受脞訴于太祖太宗耳干冒天威臣無任殞越待罪之至書
上以官卑不為奏摺所忌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
台州遷詳定司初令所制定官機知庸州遂致仕卒贈朝奉大
夫所著有善願集愚齋雜著若干卷元吳師道題其西傳云水
史當時內外之臣如李綱王巖曾閻瓘焘晏敦復魏紅許忻趙
雍胡程朱松琅漢凌景夏常明范如珪李玘遊方廷寔梁汝嘉

蕪菁蕭振薛徽言之徒章級昭見而廷佐曾不得齒名其間宜
以小邑下官在所略耶魏矣之集彙議今亦無改世知論胡公
銓之善而不知有公惜哉金華府志

鄺瓊

宋將鄺瓊降劉豫及豫廢從家弼元术南侵膏語同列曰瓊每
見元帥臨陣督戰矢石交集先宵指揮意氣自若身不難折
士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
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嘗召軍旅易置持杖僅以
一介之士持虛文翰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
者解體愚者長帥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俸級以為己功

欽怨將士樓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終有微功已加
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即不覆亡已為大幸何能振起耶
特以為確論瓊降金歷武寧軍節度使瓊次子權字子興家安
陽歸漳水野翁能詩文金大定十年進士官著作即權子復亨
太和丙寅進士官編修

歲款

真宗景德元年遺遠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於雄州霸州安南
軍置三榷場 仁宗增至五十萬 徽宗宣和甲辰遺金人絹
二十萬匹銀二十萬兩綠礬二十萬斤栲栳例五番軍送又代
輸燕京稅物絲綿雜物一百萬貫內絲綿並要燕京土產

高宗紹興壬戌初議和歲銀絲絹各二十五萬匹兩

孝宗紹興歲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江絹十二萬匹各重

十兩浙絹八萬匹各九兩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禮物金器十兩

銀器萬兩絲緞千匹又有腦好香茶等物及松觀香茶藥物菓

子帶帛雜物不預焉外遣從使禮物又倍之又起發正副使土

物之費正使五百貫銀絹各一百副使四百貫銀絹又公使

合僕守錢上節十五金絹十匹中節各十之下節各五之又朝

拜四程宣賜等費正副使各二十五金并腰帶筭馬四程茶藥

各二兩銀合送賜在于外

紹興九年方庭實為三原淮北宣諭使至西京謁先陵見永昌而下皆過驚祀泰陵至泰寤庭實解衣覆之婦日痛哭忤檜十月禮部言永安軍等屬今已收復委知軍詣諸陵逐位檢視永定永昭永裕泰陵並無損動永安永昌永熙神臺墜裂損柏楸柏樹

錢遵曰方庭實之哭陳禮部之飾奏並觀自見

孔廟像贊

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贊俱高宗撰并書其像孝公麟西紹興十四年正月改岳飛第為太學二十六年刊石於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魚樞密使秦檜記之石在仁和縣學

明吳訥以檄邪說磨去其文特題其後

賜楊沂中存中手書見家藏石刻 原有日月失抄

近降親筆責卿破賊以卿忘身殉國必能体朕此意今聞逆賊
親統賊衆衝突廬壽是天以此賊遺朕俾卿首建奇功之時也
卿其合軍戮力鼓率將士鏖戰取之副朕平日恩顧之厚不可
失此機會併遺後患故此親筆卿宜知悉

連日聞破賊已從霍丘謀渡若有舟楫必不多一行軍兵若小
想非一日可過料卿行軍之速必能及之若是淮水有淺處可
以徒涉而過則王師亦可涉過惟追擊出其不意是一機會即
日可窺張浚著度事勢併力前進是卿收大功之日也

朕昨在哀迷殆無生意勉從衆請姑視政機觸事無聊悲傷可
述卿朕之腹心義均一体懇惟痛憤可同切於懷宜思奮揚靈
吾大恥政茲親諭所宜悉之

近據諸虜探報及降虜面奏皆云元水與龍虎議定欲誘致王
師相近汴都併力一戰卿切須占穩自固同為進止虜或時遣
輕騎來相誘引但挫其鋒勿貪小利隨其詭計俟有可乘之隙
約定期日合力並舉以保萬全

覽卿奏已據江暫駐兵泗川比得錦世忠報提兵往淮揚可審
度事機若當應援即一面策應宜以體國為念勿分彼此岳飛
近奏留王貴等在蔡州已過頓易由淮西前來奏事依有定議

驛即報仰知特遣親札諒宜體悉

得岳飛奏措置班師後各處入順恩已令各處近定去處
同兵相度如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如未可亦須駐軍相近接
援相接勿致為賊所窺仰可急遣人與飛騎議定仰一軍所向
庶幾不失機會也張浚初二日發火頭初三日起發前去和州
仰可星夜繼程前去會合不可時刻住滯有誤國事具知奏
四日甲時付沂中

得韓世忠初七日奏見駐軍淮陽城下并捉獲淮陽告急天使
稱已乞兵東向南京極力來援仰可以世忠期約擇利策應毋
失機會初遣仰行與岳飛合力今飛方赴行在奏事世忠見已

出師國事一也不得報分彼此遣此親札諒宜体悉

覽卿十一日奏前去徐州與韓世忠相為報復兼欲到徐親見世忠議事深見卿忠純体圖在淮陽西北虜人來援恐先犯卿切須明達斥候常為大敵之備仍與世忠勢力相接進退之間豫相約勿各自為前却皆成孤軍已親札付世忠密告以考慮

御賜刀應後或令偏和以濟國事再遣親札諒宜体悉

兀朮復窺濠州朕已降手札給與韓世忠嚴饒守於濠州附近勉

期同日出戰卿等各體此意不同前却卿比之他人更宜為朕出力想不待朕言也言勸想已到軍前卿家中平安朕常使人嚴管報卿如十日比報倘兵節次渡淮已令先世嚴後併兵破

賊卿等各宜竭力協濟事功副朕平日眷待之意策勳策朕不

敢吝故茲親筆卿可悉之

以上付沂中

楊文文字二件付卿可仔細看其間曲折回環去為面說卿可
熟思合如何處置都全奏來本欲召卿面議恐彰其事所降文
字却付來楊名已送大理寺實禁聽候候指揮

昨日行門來鑊身弓箭後箭滿不破體殿侍時通都喝前箭一
指後箭三指皆被体卿可理會自今復刃呈頭管實喝如不實
殿侍決配取途人知委付殿侍此

和州賊遁去已降指揮令奪顯忠追襲可速遣人去與顯忠可
惜不動傳縱令自去須是連夜前去追趕

若收買堪好可修作戰船者百姓海舟亦可買二十隻或三十隻造船匠人並和雇百姓不須發軍兵可先次計料二十隻物料要在此處江內擺泊若先要錢收買板木便來請每船載甲兵五十人棹梢在外只可用克敵了了等可差人往平江府計會轉驟皮如無錢候人回看自到來理會銜貼教錢御前貼前請

古武大夫采州團練使殿前司後軍馬潘真於今月初八日忽患嘔中不省人事此是風熱怯風丹三十粒只作兩服用生薑汁少許調成膏用米水化下冷水大盞內并梅共半盞來服之看如何若有人事遲來遺切不可灸之必死

已令朱夏卿及錄三萬兩付御等第支散隨李橫出戰傷中人

并辟止人家屬卿可躬親遂一夫賜仍子相契勸所失止人教
并鎮江見在人教密具奏來

卿以心替之寄盡護諸將乃遽形懇避未悉至懷可專意指畫
惟李村為荷若有不率令者具名以聞復不可欺情容庇也除
軍事外不得再有陳請以上付存中

高宗宸翰初做黃庭堅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鄒億年恐
緩急或致亂真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

功臣婦

楊存中故妻陷於金遣人取之以再娶趙氏常置平江別宅韓
世忠先送劉景俊妻送自京西惟岳飛聽妻在楚州世忠令飛

取之燕曰履冰渡河之日留臣妾侍老母不期妻兩經更嫁臣
心竊恨之己與錢五百貫助其不足恐天下不知錄也

北宋會
要編

思咍亭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陝川宣撫司自河池移治利州城之西北
隅有亭曰清輝色山東嘉陵江已廢為新之鄭劉中易名思咍
亭記曰覽長江之險思營田之利寔有建於斯亭夫嘉陵之源
發于鳳之大散旁由故鎮緣統匯關瀘崖而出力不能載自漁
關下武興傳三泉南流二百六十里至於亭下又順流入關東
走安漢疾趨於合之漢初則會東西二川併勢壘瓊峽之道爭
門而出回視漁關不知其高幾里皆終歲消餉之所浮水既不

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聽雨迹敷至險關之樂水繞石離者六
百有奇石之虎叱數奔者又崎嶇亂於踏灘之間米舟相啣
且盡犯險率破大竹為百丈有力者十百為群背負而進灘怒
水激號呼相應即立不得前有如竹斷舟逆其過石而碎與汨
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武侯以草廬素定之盡頻年兵出皆
以食盡而竭則西南漕餉之艱蓋千古矣塞年十萬命皆塞弓
捲甲而歸吾誠能借其餘力雜研關外卒以平歲糧田為準不
計狼戾第得象一鐘即或漕渠三鐘之力此當所臨流之所
源念者云々按秘監何明作劉中墓誌云關外四州及興府大

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十頃除報種分給外寔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餘所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百餘斛不與焉始知忠愍思畔亭不虛作

楊愬

楊愬黨秦檜附下罔上士大夫稱爲凶簡肆言愬傳檄意旨爲多也初守宣城表弟王炎調蘄水令過之留飲醉而謂愬曰嘗于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觸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愬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愬移守金陵宴監司大會樂守卒皆愬矣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愬憂撓而死



永嘉葉適作墓志銘云公文武大略經緯條理遠有賈陸遺思近有歐蘇新意時才不能及也宰相以兩州縣常人耳不預者

檜獨者薦于朝及趙張更進重任士徒步提引翁忽身貴然亦
不能用檜卒用之起秘書丞數年預政嗚呼公之不享檜之幸
也在易之頤所以為頤者初也而以自養為吉四者頤之類也
而以所養為吉夫養必以正而不以應古人之戒深矣檜能用
公而公為檜用此明於頤吉所以為公惜也 水心文集

宗果

佛日大師宗果每往名山七月遇蘇文忠丞相日必集其徒修供
以薦嘗謂張子韶九版曰老僧東坡後身子韶曰師筆端有大
辯才前身應是坡耳 江鄉志

袁安道曰政果師生七年坡公方卒恐未是

不封生父

孝宗健高宗不封其生父

陳亮

卿人為經會末胡特置同甫姜歲中蓋村惺敬待異禮也同
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厚味有毒已下大理獄矣民呂興河北
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死元縣令王怡寔其事臺官
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教獄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
汝階直其冤得免未幾第進士

陳同甫王道南合墓志銘

紫心水集有陳同甫王道南墓志銘二人合作古未有也略曰

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无家業進士第一授建康府
倉判未至官卒塋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
道南由乙第薦授籍田令委通判鄂州道知光化軍事又知興
化軍罷官卒塋仙壇山北之原鮑叔管仲友也鮑早而管貴亮
在叔王猛誨孫友也王類而孫悔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
歸力引而齊之使道南亦傳而信乎是以併志二人俱志復仇
是以併志使兩家子承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叙焉

地理

朱伯廷臨^晉地理壘婁天芙蓉山云後百年當聽著陰陽精義
二十篇論原起未止尤詳葉水心序之曰予嘗憶蘇公子瞻居

陽羨而莖蒿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水之求近據朱公元暉聽
蔡孝通預卜藏穴門人業種以從行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
道人大儒之常患也

古人改姓名

漢書劉文伯即盧芳運期曜即梁鴻 三國志馬忠即孫篤
晉書李辰即張昂劉尼即丘沈 唐書楊守亮即葦亮李國昌
即麥那赤心李賓臣即張忠志李忠臣即董泰李抱玉即安重
璋李全畧即王日簡皮洵即郭禹楊守立即胡弘之又改李順
節 五代史殷崇義即湯悅朱友 即康勤李祐履即王晏球
李茂貞即宋文通李從勳即閻瓊王宗晟即文武暨王宗暉即

李洪朱友恭即李彥威朱德。友即桑弘志王德明即張文禮李
德祥即朱友燕李德珠即康迪李祐安即袁象先李祐冲即
溫韜李佑宏即羅凝孔備即趙毅衡李祐賢即房知溫 宋陶
穀即唐彥慈趙保忠即李德棒趙保吉即李德遵朱良嗣即馬
植李德昭即孫德昭李德珣即董彥珣鄒訥注參同契即朱熹
朱說即苴仲淹蜀才即范長生 蜀才注易

八仙

鍾離意呂巖俱唐中晚人一云鍾以禪持從周李侯唐敗於齊
萬年蹤終南山遇東萊王真人時道至唐始出度呂岩 藍采和亦
唐人有贈之歌以常衣藍衣故名 何仙姑零陵市人呂岩嘆

以一桃僅食其半遂不飢 韓湘文公之姪 徐純翁宣和間
海陵人 曹國舅或言丞相樹子皇后弟美姿容一旦求出家
云水庵黃河以金牌抵渡值純陽見而授以道 或者李孔目
尤荒唐神仙通鑑有劉敬子而非李姓或云薛元闢元中於終
南山學道陽神出舍為虎所食得一跛弓新亡者附其屍以起
大都李卷之語也 仙鑑呂從陽所度者趙仙姑名何非何仙
姑也仙姑何姓者關元中已化去合在純陽前

辛元龍

高安辛元龍慶元進士對京邑時萬侯嵩之孫與岳飛家爭田
歲久不決府奪元龍裁斷積果如山元龍並不聞視即疑云岳

武穆一代忠臣，萬侯萬助，曾逆賊，雖籍其家，不足以謝天下。而
敢與岳氏爭曰：靖于在卷，并于大時，論楚之。瑞州府志。

日本僧記藏經

羅大經嘗于鐘陵遇日本僧安覺，離國中十年，欲盡記一部藏
經，乃歸，念編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叩頭佛前，祈佛陰相，已
記藏經一半。鶴林玉露。

金主亮詩

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關上，走馬吳
山第一峯。

范成大石經始末記

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止作考異而為之序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顛倒闕訛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小不同而寔通用耳考異并序九二十一碑具在石經堂中子止之序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于人間至唐太和中復刊十二經立石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錄之校故今世六學之傳獨此二本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母昭商攝侍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母昭商依太和舊本今張德到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敕梁亦二傳然漢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布行獻又刻孟軻書恭為今攷之偽相寔母昭商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

到書周易年友藏楊鈞孫達言書尚書周禮正書周禮孫明吉
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楚何人書而字闕其
書亦必為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昭
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九歷八年其石十教昭肅獨辨之
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策嘗對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
其差悞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勿之許而
世以長興板本為使國初遠頒本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
然有訛舛無由參校然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判定難於獨改由
是而觀石經既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
易節暇日因命學官鑿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鞞

康伯注略例有邢昺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
不取外國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
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
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二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
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獨計經
文體三百二科述異文地理金石文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
作人毛詩日用篇以至困窮而作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
占在宋欄陳鄭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篇救其事而
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為無彼改春秋
郭公為郭亡者世皆訛之此不敢決之臆姑兩存之亦竊謂石

附於經後必有能而正之者為於上又刻古文尚書為之序有
曰自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寥乎無聞書契之
作固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一
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
不忍使之絕滅中間雖遺集至盡唐天寶之患終不能晦蝕今猶
行乎人間者豈無謂耶况孔氏謂尚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
蝌蚪既不復見為難古此寔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
以慨想則古書之傳不為浪說予按少城作石經攷異之餘因
得此古文全編于學宮乃定士張臯做呂氏所鑄本再刻諸石
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與卷之類學者可不知與鳴

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尊經周易
經文之古者同附於石經之列以故勿克榮述一二以示後之
好奇字者識又安知世無揚子雲時於道廣寅仲夏望日序

周奭

張南軒問湘卿周奭曰舜五十而慕何如對曰此大人不失其
赤子之心也南軒深以為然奭顏其亭曰致齋

汪闢之貧約

闢之字元思
全奉人

不衣縵帛不食夜飯不僮僕從不喜收買不趨人情不作雜書
不轉假借不轉慙事不為妄費不借人物

麻衣易

麻衣易朱文公謂前湘陰主簿戴思愈作太平州判本第二跋
即其人也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所自作之
麻衣易四十二章云麻衣道者搜陳摶紫雲閣廬山隱者李潜
得之內有口學者當裁皇心地上騁馳不當於周孔脚足下盤
旋

朱元晦祭閩善道謙禪師文

我昔從學讀易語孟充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
道絕徑塞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領契悟開
悟之語不止於禪我於是時則願學焉而寅之秋師來拱辰乃
獲提容笑語日親一日焚香請問此事師則有言決定不是始

知平生浪自苦辛往還之間見師者三見必疑留朝夕咨參師
亦喜我為說禪病我亦感師恨不遠證恭惟我師具正偏知惟
我未悟一莫能窺

朱晦翁少年不喜讀時文因憶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昭々靈
灵一着年十八請學時從劉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既後
其墜只大慧語錄一快晚年作道經禪師發文自悔其浪自苦
辛恨不速証或問晦翁分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答云是
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編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這
裡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又云併書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
因緣之類皆極精妙故前輩謂孔孟所不及又云全劉所謂降

服其心非謂欲過其心服此謂盡降服世間一切衆生之靈心劉元城
曰孔佛之言相謂終始孔子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言無我
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次第若出一人第孔以三經五常為道
故色空之道微闕其端又云孔氏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
無三經五常禍亂必作人無隄類矣豈佛氏之心乎故儒釋道
其心皆一同庭施設不同耳慕之南邊雖平日於吾儒出處得
力然亦不可謂於佛氏不得力徐氏海隅集

鄒觀

朱文公帥長沙道經平江邑人鄒觀行之未踰云觀雖貧未嘗
廢書年始十七八有志於道未有導之使趨翼之使成者聞竹

聞先生喬居巴陵承伊洛宗祇與友人洪伯時往見之竹間愛其朴寔遂教之曰子歸取四書讀之於立身宅心體察以自有得歸讀論語稍有悟處乃告伯時曰古人為學只是寔地工夫學以為己豈但知俗儒詞章壽享利祿哉若論語首篇便教人以孝弟蓋聖賢事業雖大亦不自孝弟始孟子論堯舜亦曰孝弟而已矣云々竹間先生平江毛友誠伯明也親官終於清港有集行世平江縣志

南園記

韓侂胄築南園屬學士楊萬里為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竟臥家十五年侂胄改屬陸贄故菊

陸放翁快詩

滿蓬萊館桐葉吹殘蕉葉黃驛窗微雨送淒涼
長安許史無平素
笑恨相立道旁又云古驛蕭條獨倚闌
角聲催晚雨催寒
殘年會合知無日
猶說新豐強自寬
夜逐驛舍樓上琴
初發更新雲
雨旋成
精神橋新傲
推登影駢路
殘泥在履
敲關聞
復還非
柔日情懷
穿落感餘生
高秋病起
猶能醉
刺買官酷
樂太平
又云白頭漸覺黑
絲多造物將如此
老何三萬里
天供
醉眼
二千年事
入悲歌
劍閣曾踏
連雲棧
海道新窺
落日波
未
頌中興
吾未死
坤江崖石
竟兩磨
春和
羅鶴應
蒼隨
錄予在
友人
郭前
士
用
黼象
見所
藏
故翁
墨蹟
大書
四詩
字勁
麗可

愛詩亦立格高錄放翁詩集不載故錄之

韓侂胄

韓侂胄娶吳氏 皇后從女亡子以魯顛子為後名珍

奚士遜

侂胄死史彌遠議起大獄大寧卿寧國奚士遜謀之曰侂胄誠奸邪若欲加以大逆非士遜所知由是忤去寧國府志

深衣製度

朱文公編家禮深衣製度言度用指尺復注云中指中節為寸而秦漢湯氏又引說文云周製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為法至於造木之倣謂身高二寸浬三寸厚寸二分釋者即援文公

之說曰周尺當有尺七寸五分弱程集異書儀誤註五寸五分弱通公圖所謂三司布帛尺即有尺程沙隨尺即布帛尺今以周尺較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即是二說同出一說已不能歸一况諸家有異同者乎不肖往往禮院時因更造時享祭器嘗與議斯事而及於尺儀院之考史云庫中有前代玉尺下庫檢未得之其制倣柱工熬較之周尺有尺又復微有強弱廷議以為玉尺歷代襲傳蓋久尤有據遂準用玉尺定下其議乃若淮尺浙尺隨方所用似難準以為法然尺非有較律高下之差不若且從文公之說周尺七寸五分弱者庶有據依

元卿貴

父母可鑒

朱文公父松莛政和縣寂歷山母祝夫人葵甌寧縣天湖之陽

朱文公興致

吳壽昌曰朱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籍雖紀錄雜說舉輒成誦聽則吟哦古人氣調清壯其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渊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朱子語錄

唐仲友

唐仲友論春秋本朝孫明復為尊王發微片言隻字必僂以王

法其說甚美而聖人之未必如是僅如酷吏之用無一毫之貸意而已夫意之忠厚莫如詩之亡而春秋作則聖人之意固可知矣以王法言春秋殆類乎操切侵墨者春秋無義殺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此言春秋之意者也春秋之稱微而顯直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此善言春秋之法者也屬詞比事此善言春秋之体者也左氏載事得寔春秋之案牘也譬諸用法後人莫得其意得案牘而攷之猶庶幾焉含案牘而臆測之豈無偶合于用法之意而其事已不可考是則公穀已矣公穀猶爾况啖趙乎况後之諸儒乎

踏葛廷瑞

金人有大喪遣工部郎中晉江踏葛廷瑞與其副偕歸廷瑞奏
前者高宗升遐虜來示喪他用吉禮非可效比孝宗時出帳下云
備紅鞋黑帶過界審度而用萬一虜將其強欲以其國之禮加
我當預討論使臣可以死守光宗曰天下事唯理所在卿過界
但存紅鞋致虜闕足矣迨境虜使果以三節人紅鞋為言廷瑞
云皇帝新即位聞北朝有大喪不待報哀使至先遣弔祭禮意
良厚一事一物皆可討論乃行凡平殺予者更衣送人寧亦更
衣耶方幸時虜使聲色俱厲廷瑞俱折之及抵汴至汝爭如前
廷瑞名為動自入燕則三節人悉易黑帶以入虜始服中國有

畢再遇辭賞

開禧二年北伐統制畢再遇克泗州東西兩城招撫山東京東使郭倪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能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辭不受 宋史

辛棄疾

璧城辛棄疾幼安與党懷英同師蔡伯堅筮仕決以著懷英得坎因留事金辛所渴離遂南歸紹興末屢立戰功歷兵部侍郎樞密都承旨晚隱鉛山縣南二里壘分嶺山下党懷英歷金翰林學士承旨善屬文尤工篆籀 乾道壬辰辛幼安告朝廷曰

仇虜六十年必亡虜亡則中國之憂方大身事四朝盡沒為韓
仇胄用見廢

咸淳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謝枋得作墓誌曰仇胄豈能用稼軒
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仇胄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丁
卯不立朝署者四年官不為邊閫手不掌兵權耳不聞邊議後
之誣公者以片言隻字文致其罪孰非天乎嘉定名臣無一人
議公誣者非腐儒則詞人也今始升公之堂瞻公之像有疾殺
大呼于祠堂者如人焉其不平自昏莫至三更不絕聲近吾寢
室愈悲一寺人驚以為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
所學皆聖賢之事以股肱王室經綸之寄自荀二聖不歸八陵

下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仇不復大耻不雪生平志願百不
一售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六十年來世無特立敢言之士
為天下明公論公之疾殷大呼於祠堂者其意有所北乎枋得
倘見君父當披肝瀝胆以雪公之寃復官職遷卹典易名錄後
改正文傳立墓道碑此皆仁厚之朝所易行然檟錄公言行於
書史昭萬世以為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得敬公本心
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以隻鷄斗酒歸于祠下。紹定六年贈光
祿大夫少師諡忠敏。鉛山縣崇義鄉去縣三十里新馬橋俗
傳陳同父詰幸枋軒馬行避新於此

紹定中寧國郡守王鐸作晷漏銘皇帝即位十九年歲在壬寅
九月庚辰朔寧國重修晷漏成先是唐大中五年宣帥沈傳師
命園練判官杜牧以梅為杵製作精密應臆不與中更變故杵
尾斲缺惟存六蠡神烏帽褐服棧以虞史名為吹角猶唐舊物
杵杳之北壁下別作刻漏不合於古至是命長樂材可大新作
晷漏以杜牧杵凡重製壺箭吸水噉水悉如故智農燕中鼓角
十二青陽朱明白藏玄英旗以時張之設土圭春視其面秋觀
其背以二分為新蓋一行遺法因為銘壺下曰昔在放勳歷象
日星至唐杜牧察愍惟精權輿水鈞而樹始至永落籌浮銅乃
發聲二十四籌晝夜更以此无息制彼錯行推輪大中既壞

於成海祐之二爰始經營土圭測影以覺昏明我為此銘未有
法程寧國府志

全文

翰林叙品在官下元特皆熟餘官品在官上 百官詰命女直
契丹漢人各用本字 金皇統元年始服袈冕 祗定章 全取
士經義易用王弼韓愈傳注書用孔安國注詩用毛萇注鄭玄
箋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禮記用孔穎達疏周禮用鄭玄注賈
公彥疏論語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趙岐注孫奭疏孝經
用唐玄宗注文記用裴駟注前漢書用顏師古注後漢書用李
賢注三國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

書魏思廉梁書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金瓶德葉圖書
魏徵隋書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
楊倞注楊子用李軌宋注咸柳宗元吳杞注皆自國子監印之授
之學校凡學士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又三日作賦及詩各一
篇分南北兩選北選詞選進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經義五十人
南選百五十人詞場北選詞選進士七十人經義三十人南選
一百五十人 經史子內出題皆于題下註其本傳承安五年
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為舉子之式 太宗晟本七
月七日生同皇考忌辰改用十七日 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
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 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巫閻山遼諸

陵 燕 棟 三月壬寅詔軍興以良人被掠者聽其父母夫妻子

贖之 世宗曰燕人自古忠直鮮違兵至則從違宋兵至則從

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遭廢而未嘗

殘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勃徒敢言直隸者多前有一人見殺後

復一人隸之甚可尚也 中都東城外兩燕王墓金主亮廣京

城園墓在東城內大定九年詔改墓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

太子丹之墓及啟墳其束壘之柩題其端曰燕王王舊：古柩

字通用乃西漢高帝子劉建塋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塋

也真定蔡珪正甫作兩燕王墓辨據塋制名物款刻甚詳云章

宗明昌二年三月朔庚寅勅有司因號北漢遼唐宋等名不得封

臣下有司奏以遼為恒宋為汴秦為編晉為并漢為益梁為郿
齊為彭殷為黜吳為鄂蜀為發陳為宛隋為涇虞為澤制可

衛紹王政亂於內兵敗於外其城已自有徵矣自弒國感紀年
亡次南邊浚不泐託憶元中統三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鄂有志
論著求大安崇寧事不可得求據當時詔令故金部令史齊祥
年八十九耳目聰明能記憶舊事從之得二十餘條司天提點
張正之寫災異十六條張承旨家千本載舊事五條金禮部尚
書楊雲翼日錄四十條陳老日錄三十條藏在史館條件雖多重
複者三之二惟所載李妃完顏匡定策獨吉千家奴兵敗訖石
烈執中作難及日食星變地震氣侵不相背盤今校其重出刪

其繁雜章宗實錄詳前事宣宗實錄詳其後事入於金掌奏目女

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人獲墜事附著於篇以存其

梗概云爾

太原元好問晚以著作自仕金國寔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

於張頤為撰述既而為樂茂所阻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

而不傳乃構事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九金源君臣遺言往

行未撤所聞有所得錄以寸紙細字為錄至百萬餘言今所傳

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澤深劉初曰金自南渡之後為年孰者往：無恢復之跡臨事

相習依言後語厚為推讓以為養相体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

若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至老慮執罷敬曰俟再議已而
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懷然無鋒
雖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賊上發長吁
而已兵逼則大張兵會飲黃關中矣因榆苟且竟至亡國完顏
叔中傳

宣宗築汴梁城唐及蒙古兵至朝臣議內城守不可守外城決不
可棄敵兵先得外城糧盡殺絕走一人不出內城賊不測可用
於是決計守外城

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禁獄十四年及行賂守將納
合買住降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資倫見買住罵曰國家未嘗

荀何求死不得乃作如此嘴鼻耶

杜果四書

宋史邵尚書杜果先知安董軍有功果嘗言吾在兵間無恃謀
無左畫得之四書

菊譜

范石湖著吳門菊譜得自范村者三十六種史正志吳門菊種
列二十九種皆以黃為上白次之

彭奩

崇安彭奩少嘗師事樞密劉珙及珙主試於南宮初得首卷其
文乃爽風憤以蘇解者珙私喜為奩矣迨^及拆卷則蜀中士珙大

懊恨頃之隨得藝文於魁卷中珎讀之歎曰此老野狐精也遂
登第既珎詢蜀士何從得藝文蜀士謂神寔告之欲及第須熟
藝文

趙師蕭

洞密齋東野語辨趙師蕭大吹村莊事乃太學生以私憾誇之
者

陳汝暉

長樂陳汝暉日昭審讀真西山夜氣箴作曰頃見得冬為四時
之夜乃一日之冬便是自家向暉入息處

夏明誠

金華夏明誠度元丙辰進士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指鈞詩為
是樓之序

金遺事

昌平西南二十五里駐蹕山金章宗嘗游之錫曰駐蹕山上有
臺題曰棲雲爾臺下觀野燎而環召酋長大人擊毬俄而自擊
數曰美哉其誰見之頃史群石皆起章宗以路灌之石頂皆白
至今猶有跡長安客誌

太平二年壬戌孟秋風見於長安縣南石聖臺朔日遠近來觀
者無教至臺下一里許高可喻人吹亦高四五尺餘禽回環護
衛皆成行列人稍前則類鷓鴣之厲者皆怒人莫敢進衆禽盈

地亦或飛翔信宿而去所司圖上其收見翰林院編修官左容
撰本州鳳瑞記

盧天錫字美林州人承安庚申登第調汝州梁縣簿在任賓客
盈門及定代寄居僧寺客無一至天錫題二首當年門外客如
雲投刺紛紛恐後聞今日羈懷寄僧舍灞陵誰識後將軍又野
寺重來感慨多其如冷煖世情何相看不改舊時態惟有亭

宰塔坡

張秦城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林碧殘霞幾接紅水
窮霞盡屬隱二兩三峯其後流落劉昂贈詩云遠山句好函難
成却眼才多搃是情今日衰頽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聲又二

項山田平欲蕪子孫零落一身孤寒魁修竹蕭蕭雨紅日花梢
入夢無秦城為之泣下

張宏圖

嘉泰間寧宗以慈懿太后櫛陵在湖曲修林吉寺時過謁保儀郎
福清張宏圖巨濟上言湖上晏暉非沐林暢林瞻惶之意上感悟命
御舟沉之轉官旌一級

汪立信

汪立信以淳祐七年丁未進士史誤為六年丙午初淳祐元年
大饑知鎮江府吳淵分置粥場浦江黃夢炎將客吳淵所行規
諸場見立信大奇之亟言於淵召語立以為上客

黃文獻公集

費著成都周公禮殿聖賢圖攷

至聖文宣王廟在子城內南門之東前漢文翁學宮故址後漢

獻帝興平元年甲戌太守高朕

音審俗
執為朕

距今慶元戊午九一十

四年舊縣周公禮殿：制甚古依屋方柱：上狹下廣與今異

制左柱有高朕修學舍記凡三百四十二字其文純漢初平五

年按史初平止四年次年改為興平今尚云爾者豈是時天下

方亂道梗不通或未知朝廷改元耳殿有版龕護先聖像丘文

楷龕山水龕復有板壁黃荃西湖離丘西今亡獨黃西存殿之

壁高下三方悉圖西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像世傳晉

太康中太守限牧之摹收于戴印銘劍閣者也

嘉祐中王公素命摹寫為七卷凡一百五十五人為成都禮殿
聖賢圖紹興中席公益又摹寫於石經堂凡一百六十八人按
續記可辨識姓名者一百七十三人今親像宛然者一百四十
九人僅在髣髴者三十二人姓名存者六十五人今仍錄續記
姓名於左

盤古	伏羲	神農	蒼頡	黃帝	少昊	高陽	祝融
高辛	堯	舜	禹	啓	鯀	契	伯益
發	湯	高宗	太王	王季	泰伯	文王	太顛
闕大	散宜生		南宮适		武王	太公	周公
成王	召公	仲山甫		宣王	管仲	子產	季札

老子 孔子 顏回 閻損 冉雍 冉耕家語作冉有 蘧瑗

冉求 端木賜 卜商 樂歆 仲由 有若 宓不齊

原憲 商澤 曹參 南宮縚史記作南宮括 公冶長 言偃

公西箴家語作公西赤 顏高家語作顏刻 公西赤 樊遲 宰予

高柴 任不齊 漆雕開 顏會 冉孺 漆雕徒父

家語作漆雕徒 榮旂家語作榮初 莫容箴家語作莫成 澹臺滅明 琴牢

蘧瑗 施之常 公佻寮 秦非 后馬家語作石處

石作蜀家語作石子蜀 邾嬰家語作邾選 巫馬施家語作巫馬期 蘧潔 梁纒

燕伋 孔忠 商瞿家語作商瞿 鄭圃 曹卣 公哲泉家語作公西哀

壤駟赤 綢繆師原 元籍家語作原籍 公肩定

漆雕哆

家語作漆雕修

魯燕

公祖句茲

家語作公祖滋

步叔乘

左人郭

家語作左郭

顏無繇

家語作無由

司馬咈

顏祖

家語作顏相

申儻

家語作申續

秦祖

伯虞

顏幸

鄒單

家語作懸豐

叔仲會

公孫龍

冉季

秦冉

公孫孺

狄黑

蕭何

張良

叔孫通

陸賈

漢文帝

賈誼

文翁

武帝

董仲舒

公孫弘

倪寬

司馬相如

王吉

蕭奮

戴勝

匡衡

王尊

李陵

莊君平

劉向

楊雄

光武帝

鄧尚

張堪

桓溫

劉平

鍾興

第五倫

蔣亮

班固

黃昌

杜嵩

馬融

李膺

高朕

陳寔

服虔

陳紀

鄭玄

諸葛亮

龐統 董和 賈詩 譙周 鍾繇 王甫 羊祐祐 張華
杜預 王濬 夏侯湛 喬智明 范廣 王尊
謝安 巨石虔

度宗手書

度宗答賈似道手書曰師相而不名也內有曰寔籍釣庇仗弓釣
照等語如士庶之施於敵已者見黃跋

賈似道知已

賈似道死泉州水棉庵承天寺僧樹木禪師火焚遺骸投其中
子壘會稽附子國僧仁思予墓詩權握三朝位三事祿應知已
是僧彬

字民銘

南康縣治判宋度宗字民銘末云咨爾令長守而勿墜宣朕寔
意斯為懍悌

韓昭寶七歲登第

理宗時茶陵韓昭寶珍御五歲能讀五經知為小詞七歲應童
子科中上等其謝啟云七歲遠離於膝下九經流出於胸中著
卦兼太極之圖蓬矢啟由基之射童科雖異文辭則同彼雲州
千古之天苑駕月較丹梯之雲路啟傳禁中大異之

張自明入墓

建昌張自明嘉定間知宜州文雅風流迥出塵表日治民事暇

則集諸生論道一日集士民諭曰吾入閩矣士民隨之詣九龍
山入一洞奇香相竊光景殊列於世外有石碑題曰宋刺史丹
震張公之墓鑄磨夙構公飄然而入浮雲半掩峒口斷合今其石
門僅容一人側身可進肇慶府志

洪福

夏貴家僮洪福以功守壽州晉降元遣子括福降福斬之後貴
治兵入城衆兵隨入獲福及子大源大淵屠於城內

教陶孫

福州舊志趙汝愚死後所教陶孫哀之以文又揭詩於舊衢左
手旋軔右轉坤云何群小肆流言狼明無地容姪且魚腹於天

莫屈原一死固知公不免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
休說原家宋代穆侂胄大怒遣捕陶得慶姓名亡去得免福清
郭萬程曰今稱說教先生者豈非表趙忠定之詩律哉或曰揭之
通衢或曰賦於三元樓壁縱筆酒三行而壁已昇去或曰侂胄
不之罪或曰大罪志刑章追捕編管於嶺南至其敗乃登第或曰
遂亡命走閩或曰因是游寓贅於崑山蓋二三其說皆大謬不
然者案或為律詩托之以行如是律也閩記
福清教陶得善詩以刺侂似道京尹捕之徽服遁去後刊江湖
集有詔毀之號明權菴先生福州府志

水棉菴

漳州龍溪縣木棉鋪宋為木棉菴鄭履臣投贖似道處宋時殆
遠驛踪寄宿無所有司酌道里中隨鋪立菴命僧主之予以贖
田以待過客於是漳南十有三菴木棉其一云

吳休

休寧吳休中清舉補 秋授宋亡不仕題其屋曰殿閣雖代
而首陽自存晉宋雖更而陶徑自若

真德秀

楊東山曰昔為宋宗正丞真西山以真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
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正何用者此某
疎熱間故西山曰此人大非儒士筆頭雖寫詩教句所謂本心不

正脉理皆邪蹟之符恐染神乱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遂再
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吳公丁晉公王波公呂惠卿林子中蔡
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齊錄

宋東都以前百六十八年寔錄不過千餘卷 高兩朝僅六十餘
年寔錄亦至千餘卷神哲徽欽四朝正史未燹撰

賈似道募兵檄

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於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
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疆証諸不悖理宗四十

一年忠厚之澤著於生民先帝一十載恭懷之心何負天下天

念元溫群從上受外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
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七喪之聖躬今天子孤
博之冲質在人情猶知恤御隣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
陷危寧無邦國忠臣亦有兩湖河豪傑若合倡義之侶載馳勤王
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申張魏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
矢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尚永堅於盟誓檄到錯

路咸使聞知

三朝野史

賈似道游天台石橋詩古竹修終日僧房出翠微瀑高煎茗水
雲作坐禪衣尊者難相遇游人又獨歸一猿橋外急便是不忘

燧

陳自中

永嘉陳自中丞相宜中弟娶蘭溪楊氏因家焉自中好學善為
文頌教千百言悉有理致咸淳戊辰登進士由郎司理擢太常
寺丞會元兵渡江而罷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自中以大
都督府行司馬提兵分守分水關食盡擁盡士卒多散亡元軍
帥欲降之不屈朝服而面再拜而死子萍育於外家楊氏元世
祖物色宜中得之奇其骨相厚過之萍刻意於學兼通梵教亦
精騎射賜名鞏真加刺忍入侍東宮日親見幸成宗時吐蕃強
盛邊人告警以萍領吐蕃宣慰使封平之賜上尊袈衣贊諭甚
至及武帝朝以其習西事特命撫寧邊陲初入境南教中騎整

象而乘粹興之遇函令從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左右指
揮外示開暇敵疑有伏悞莫敢前所載有以白帽揭於竿首者薛引
矢一發中之遂驚駭而遁由是諸部服從不敢叛入朝以功拜
大司徒進階銀青光祿大夫

張鐘

張鐘南軒之後益王立詔天下勤王鐘起兵衡山移檄安化新
化踏獠得民兵數千文天祥帥兵出嶺相與接應既而兵敗被
執參政崔斌欲降之鐘罵曰今日降而死何以見我祖魏公於
地下斌命述起兵本來鐘奮筆斥馮十百言斌怒殺之

陳文龍

陳文龍知興化軍其本郡也夢神通神詩首言友代後著至元年月
日心甚愕駭未幾國亡家陷身淪俘至杭州拘繫於太學將絕以前
夢語故人趙有得因歎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
未亡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遭囚太學得毋
為太學主神乎果卒墓在智果寺旁葬次日墓即生竹二俱有
刺人不能登興化府志

張世傑

張弘範即世傑從兄弟也弘範三道其甥往指世傑竟不能得
所謂亮之不來領理之不佳也

文天祥不拜丞相

元勅修宋史稱陸秀夫為左丞相文天祥為右丞相然黃文獻
公陸君寔儻後序謂宋亡之事共藉無稽遣使搜訪未至而史成
以之節尤薦諸家各以填海錄指南錄諸書未上乃知陸公官
止金樞院事案文公官止樞密使同都督諸軍二公雖嘗拜相力
辭不受而指南錄又文公所自著也予因反覆參訂悉改舊史
之誤程敏政跋文丞相真跡

文天祥書

文天祥過淮亂離歌六首邗州哭母小祥其前曰收柳女信痛
割腸背人雖無妻兒骨肉之情四日但今日事到這裡於義當死乃
是命也奈何奈何盛中有三詩今錄去言至於此泪下如雨其

後曰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於此為之奈何
何凡事只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 一可憐此詩呈嫂氏
婦之天命仍語靚粧瓊瑛不曾周全得母怨母怨徐奶以下皆
可道吾此意當此天翻地覆動人之流落天數奈何奈何 一可
全柳女環女好做人管之管不得流下啜啜 一此詩本可仍
伯千二哥兄天祥家書述百五賢妹 天祥弟瑩仕元為惠州
總管次于陞字進志贊清江家為皇慶間搜集賢直學士代祀
嶽瀆卒於賴子富地平路總管學博能文在治多善政

王昭儀

宋末王昭儀北行名清惠請為女道士歸冲華

陳烈婦

宋幼主由闕入廣師次厓山陳烈婦屬其子李佳往事之臨別
與訣曰勿以我故而懷二心心遂趨廣赴水死聞者哀之

謝枋得女

謝枋得女嫁周大早寡聞枋得與其母李氏死節遂出奩資作
橋安仁縣北橋成投水死名孝烈橋

龔開

淮陰龔開聖子少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
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如坐則無几席一子
名俊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依作磨馬圖風駿霧鬣豪軒蘭箭

備盡諸態一時特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寒竟無所
求於人而死吳萊素海道錄^{之序}

元郝經屬書

郝經伯常使宋羈於真州十六年嘗繫書雁足竊落風高志所
如歸翔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徽窮海蒙^臣有帛書中統
十五年九月放屬獲者勿殺回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
營新館五十九字帛情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州郝氏印方一寸
文透於面可辨識明年果獲屬於汴梁至元十一年十二月丙
辰伯顏渡江送經還尋卒年五十三按佛經勸那跋弥王生太
子迦良那伽黎太子求寶渡海丹沉走黎師跋陀國先時太子

在宮嘗愛一鴈父勅那王作書繫雁頸即高翔求覓游彼國上
太子作書與父雁還勅那王解書知太子存初令告下蔡陟跋
王又漢魏武在白奴十九年親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明傳安
在微馬見罕二十一年

續後漢書

郝伯常續後漢書百三十卷序曰晉單陽侯相陳壽故漢文也
漢亡事晉作三國志以書氏徒漢而不予昭烈稱之曰蜀鄙為
偏霸僭偽於是體統不正大義不明查其樞維故欲辨論議皆
失其正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裴松之著三國志同用力雖勤而
亦不能更正後宋司馬溫公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

事至朱晦菴作通鑑綱目並觀而章武之元徒漢紀体始正矣然
而本史正史猶用壽書經書聞薦仲先生謂壽書必當改作竊
有志為事不果中統元年召統特使宋告以登位通好珥兵宋
人館留議表莫不令進退節無為乃敢搗發九起漢終晉以終
壽書作表化傳錄序按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松之
異同通鑑者取徑目之義例參攷判定歸於詳定以昭烈纂承
漢統魏吳為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
傳七十九卷錄八卷於九十卷別為一百三十卷號曰續後漢
書舊昭烈之幽光揚孔明之盛心祛播正之冤填破懿昭之破
府明道術辨奸邪表風節核正偽傳之義理繼之典則而原於

道理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

兩至元

元世祖改號至元九三十一年後順帝稱至元九七年祖孫同朔不知其故

許乞飯

世祖時在丞呂師夔乞飯五月有母許之因諭母童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

伴倡

中統二年八月乙巳禁以伴嫁婦女為倡

文移改漢字

年十六年六科而已江浙行省九統三十路教千里地三歲解

額取蒙古五人色目十人南人二十八人土無可進之踏多使

首擢吏然以此致位宰執後先相望豈一時氣運使然耶金華府志

顧清松江府志松江舊隸浙江自延祐設科至是通得十四人

進士三柳貢十一而蒙古色目居其一元之用才於是可見進

士完澤湯化漢名沙德柳貢拜普化漢名沙彥傑伯顏普化漢名沙彥

遠帖古漢名沙學海徹里帖木兒漢名馬定國御文漢名博野帖木

兒漢名沙會試舊二月初日三日五日後改十二十三十五日

文宗至順元年仍舊制

戶籍

張鈺金陵志至元二十三年本路抄籍戶口在城隍事司戶南
人戶軍站戶人匠戶無名色戶北人戶色目戶漢人戶儒戶
江寧縣民戶醫戶淘金戶財賦佃戶儒戶弓手戶樂戶無名
色戶軍戶站戶哈剌赤戶鋪夫戶
上元縣南人戶儒戶醫戶弓手戶財賦佃戶貴戶哈剌赤戶民
戶軍戶急逸鋪夫戶匠戶水馬站戶北人戶色目戶蒙古人戶
畏吾兒戶回回人戶契丹人戶漢人戶丐戶
句容縣有充口各戶平章養老戶河西人戶運糧戶怯恰口戶
溧陽州有打捕戶餘同前歲貢土物溧陽珠子米二十二石

樂官

宜星圖史是何王也又高麗有道自遼東不應出關抑徑日本
來耶

黃潛

黃文獻在姓二十四月始生甫瞬即自免永見危素墓志

李珪

滑縣李珪嘗收狐積無遺狐齧腕之聞而義之存為通事及
脫：竄死南海不遠萬里收殮瘞訪使以聞旌表之

科舉

仁宗皇慶二年甲寅始定科第之制蒙古色目人為一榜曰右
榜漢人南人為一榜曰左榜右榜兩場一間經義五則大學論

始中庸孟子設間用朱氏章句一策左榜三場首明經經疑二
問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
結之經義一道各占一經次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末場
策一三年一舉

行省鄉試以八月二十一日各照地方額數選合格者三百
人每色七十五人禮部依前例會試以次年二月初一三五日
取中選者百人每色二十五人以三月初七日廷試進士不滿
百人闈士則皆赴試於浙江行省元統間名額漸增九恩典註選
大較內兩外華優北人而抑中國閱書

元進士科惟仁宗皇慶四年延祐二年年在順帝至元二年十四

葛應雷

平江葛應雷善醫著醫學會同二千卷竭醫當視時盛衰劉守
真張子華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泄之法及其衰也
兵革之餘飢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成之輩多加補益
之功至若宋之季年區者務守護元氣而不識功伐之機能養
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其通變也

歐陽祐祠

邵武縣西乾山一名大乾山有階泉州守歐陽祐墓^祠有祠夢
堂元車廬吳墜題欄楹曰階大業十四年次寅泉州守歐陽公
官滿歸至此夫婦俱厝^水死時是林士弘長樂資建德觀李安定

陽劉武周梁：師都秦蕤舉梁蕭銳各已僭稱割據而唐李淵
以代王侑帝於長安是年二月江都有廢宇文化及立秦王浩
五月李淵奪王侑而自帝以隋為唐王世充以越王侗帝於東
都公洛人也將安婦于生蓋不如死矣噫公之心誰其知之後
六百七十七年春二月朔臨川吳澄過廟銘壁題

高履王祖墓

長樂縣利文山有高履王祖墓王名宜星其父元末仕宜州判
官生特星墜庭中因以為名父卒高履王入貢見而器之遂從
王婦王後無子因以為嗣乃襲王爵按高履王父在元末則王
入貢當在明初明初入貢其王皆易名與中國本名異亦不知

金時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製自東都不守太常寺奉其樂
器北徙燕都燕都表亂又徙汴蔡汴蔡陷沒東平定得其故樂
部人元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觀乞
增官登歌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脩大祀故樂子孫猶世襲
河汴間僅能譜其鐘鼓鑼^堯不復究其義矣

元官兩名

華亭縣志元達魯花亦養母海牙漢名唐世賢哈迷里氏國子
繡褐出身青浦縣志戴流寓火魯忽達漢名魯河之西域康
里人

七真人

寧海州大崑崙山七真人丘處机馬鈺譚處端劉處一郝大通
孫不二師王重陽於此

河源 元史

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
流發葱嶺趨于闐洩益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
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闐唐黎山樞其邊皆非本真元有天下
薄海內外人跡所及皆至驛傳至元十七年命都定為拓討使
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定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六十里寧河驛
驛西南六十里山曰榘馬闐林麓穹隆足舉浸高行一日至嶺
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

成宗元真元年七月辛卯札魯忽赤文穆用國語勅改從漢字

左衽

元時衣左衽今舊家遺像嘗見之

帝師

元帝師發思八史云八思巴又曰八馬皆悞也其制詞稱名班
忽怛拔思登其文始全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闡教宣文輔
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大元帝師
蓋自有釋氏以來其尤顯尊重未有過者也

王元美書佛
祖統載後

黑玉酒缸

萬歲山廣寒殿設二黑玉酒缸玉有白章刺魚獸出沒波濤之

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拔都兒

十一

世祖南征駿勇一十萬戶留籍漢湘命樞密院即江陵之松滋置管領拔都兒民戶提管府提管拔都兒言健兒統視三品

摩訶葛剌神

元祠摩訶葛剌神漢言大黑神也元太祖世祖嘗事其神又魏文護列諸大祠西域聖師大弟子瞻巴請立其廟南涿州其伐宋有神降均州武當山曰今大黑神領兵西北來吾當謹避之及渡江人往有見之者武當山神即世所傳云玄武其知之矣 柳貫護國寺碑

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寔之弟園出得其說標為河源志臨
川乘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
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
者附註其下

河源在吐蕃桑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和散渙沛可通視方

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

言星宿也

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
三千餘里雲南麓江宜縣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

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涌出如井群流奔
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極為大澤曰火敦腦兒

近五七里漚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

迤邐東驚成川錦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生出與赤

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水

入赤賓其流窳大始名黃河熱水猶清可涉

思本曰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

山峻嶺綿五百里水脈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

又一二日

出河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燕河合

歧為八九股名也徐幹論譚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焉又四

五日水渾濁土人拖葦囊騎過之聚落斜木幹象舟傍髮葦以

濟僅容兩人自是西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巨別

桑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

里塔即崑崙也山脈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逐年成冰時

思本曰自譯水東北

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

思本曰自譯水東北

大光河合懷里大光河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懷里

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即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

折而西北三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
莫崙山下舊名亦耳麻不刺其山最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
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河行莫崙平_南日又四五日至地名攔即及
撒思加攔即攔提地
攔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路刺別里亦見四達之衝也多寇
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過攔提與亦西
八思今河合亦八思西今
河源自缺約嶺之北正北流莫崙以西人簡多_少處山南山皆不
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
穿峻水亦散漫數有鬣牛野馬狼狗獐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
亦漸下岬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
名納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曰哈刺河自白狗嶺之北
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
西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刺河與
黃河合正北流二百
餘里過河以伯坊折而西北流經莫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兒
馬出河合乞兒馬出河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江流即

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西
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河水北行轉西流過莫峯北

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

蘇吐蕃等虜宣慰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

石五日至河州安柳關一日至打羅玩九東北行一日泚河水南

來入河恩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鴨抄河

札塞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

通西寧州貴德州馬嶺九八百里與遼水合遼水源自青唐

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

橋站古循石州東羌戎廓州橫來佔界都城九五百餘里過河

州與野麻河合野麻河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九五百餘里

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五百餘里過白城銀川站與湟水合湟水

河合湟水自和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疊河浩疊河自

剛丹剌之南剛丹山下之水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熱搜與

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北河合北河自第又一日至蘭

徽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九八百里與黃河合

州過北卜曠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
 即東勝州趨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朔漢細流傍貫莫知
 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
 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日包沁水與河合又東北
 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故過遠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
 定降城九七百餘里折而西南過大回路雲內州東勝州與
 黑河合黑河源自鞏陽榆之南水正西流九五百餘里與黃河
 合又正西流過保德州葭州又與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
 樂吃那河合之河厚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有綏德州九
 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府所而
 陝西自陝西蘆子關入山中西南流三百餘里與河合河所而
 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入南流三百里與河合河所而
 河東利武州之南北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河州霍州
 寧路綽州又西流至龍門九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
 或二百里通河中府通澧圍與太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漢南
 乃折而東流大橫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者地至蘭州九四百

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漸^水通達；地九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九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吳澄

吳澄宋咸淳六年御前

戶券

太安甲午正月賦金趙十九年壬子北籍始定世祖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趙十五年庚寅南籍始定各給戶券

劉因書事詩

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遙指序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

楊奐論祠堂

楊奐與姚公茂書云奐三十時入汴梁得宮室廟社法度於一
故老處又五年因秋比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乘暇請
觀寺之西南杜相公讀書堂奐一見知其為家廟也其廟制如
世之所謂吳殿也九石室並在西壁高與人胸臆齊其僧猶以
為藏書龕既閱籍古編文信手其為杜初公之家廟也汴梁太
廟已亥春定課時有告隱匿官粟者親入倉極視而倉即太廟
也石壁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始祖室三間內附祧廟神主
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牆世祖二間內附肅宗一位穆
宗二間內附康宗一位太祖以下至宣室各二間併八室計十
六間其神主石室並在西壁東西與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每

一間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以上共二十五間近有客曰毛
正卿至自保州曾為先朝太祝講舊事如在目前是日坐客甚
衆譚竟與問之曰如公所言其行禮時在秋冬而不在春夏也
客問何以知之與曰以公止見席席故知其行禮時在秋冬也若春夏
則席以桃枝菘枝竹也客曰造在冬耳與又問公之行禮將屬時
享而不及禘祫客問何以知之與曰禘祫則太祖神主位在楹
下而東向為而昭在於北南向之穆在於南而北向之公所
言而曰太祖神主在門之內南向為故知不及禘祫也客謝未嘗
及禘祫吁此定論也患不素致耳

謝翱登西臺慟哭記

始故人文垂相魯公開府南服予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漳水
唱後明年公以公事過隄隄陽及顏果卿所常往來處悲歎
慨卒不負其所言而從之游今其詩其在可致也予恨死無以
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
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遠相類則徘徊顧眄悲不敢注
又後三年過姑蘓姑蘓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臺之臺而始哭
公爲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臺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于陵之
臺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於午雨未止買榜
江溪登岸揭于陵祠憇祠旁僧舍殿垣枯荒如入墟墓運輿傍
人治祭具頃更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

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予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也
侍先君為令子且老江山人物睽為若失復東望拜泣不已有
雲從西南來滄浪浮鬱氣薄林下若相助而悲者乃以竹如意
擊石作楚歌拊之曰免朝乘兮何極暮歸兮聞水黑化為水鳥
兮有咏為食歌闌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喟復登東臺撫蒼石
運想於榜中榜人始驚予哭云適有過舟之過也蓋移諸遂移
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以記所思薄暮雷作風凜不可所登
嶺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益風雲別甲於江予於丙獨岫
行三十里又越宿乃及其後甲以書及別時來言是日風帆怒
駛適久而波濟疑有神陰以著茲遊之偉予曰嗚呼既步兵死

空山無哭聲，與十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避燭，良傳其
為丈，翻因以達意，亦良可悲。己予嘗亦做太史公著李漢月表
如秦楚之際，今人不知予心，傲之人必有知予者。於此宜得書
故化之以附李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
字 其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桃核杯

道士余筠谷為予道丘長春真人事。世祖皇帝幸長春鎮，真人
方畫獲鰲極大之方，宿上曰：真人何之？對曰：臣赴瑤桃宴。上曰：
有傲乎？曰：有。為出桃核大如碗，上神之玩，不去手。命左右持
去，真人指剖而為杯，一以奉上，而自留其一。上命置萬德庫，永

為我家鎮國之寶

楊鐵庵

錢遵曰宋景濂集載元內庫有桃半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
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後鐫庚子年甲申月
丁酉日記俱全塗之所謂庚子寔宋徽宗宣和二年頗疑祐
陵所嘗宋濂奉制作賦未辨此核非漢武所物亦非宋祐陵
所書雜書之圖多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
而托之者與今案前錄史所紀必丘真人袖中物後人神之
辭以王母賜漢所無疑也又荔枝木可偽刻桃核

揭傒斯論修史

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

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

臨杜甫

太監紐構疏以蜀文翁之石室杜甫之草堂皆列祀典又為甫請祀見曰文貞飛伯雨跋太監詩

吳萊釋迦方域志後序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乞食營建塔廟易興其風土產物甚悉唐藝文志載其曰子始從學佛者時頗究其所為志者蓋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燉煌祁連間匈奴冒頓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居其地而塞王南君剽賓塞種分散疏勒以西休補捐毒之屬皆故塞

種顏師古曰塞釋種也塞釋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
昆莫又擊破之而大月氏西走大夏故烏孫有塞種大月氏種
休指捐毒國絕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騫云
在大夏時賈人往市身毒得印竹枝蜀布身毒居大夏東南有
蜀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並出捐求身毒弊
為西南夸所聞不得通李奇曰身毒一名天篤印今浮屠胡也按
此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治柯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
里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賈人云在其東南虛緬里
數至於百千故以誇漢使為遠寔一國也漢西域傳止我捐毒
而張騫傳乃引身毒要之烏孫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

安八千九百里而近漢擊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
佛氏遺像休屠王弼漢或飛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而自毒及東漢
又稱天竺摩騰竺法蘭之徒始持白氈之像及所譯四十二章
到洛楚王英乃首齋戒之祀威范曄曰佛道神化興自毒身二漢方
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葱嶺間小國後漸大或為他國所併
乃仍舊國之稱葱嶺以西乃為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
待辨而可知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為大國東天竺
乃與雪山吐蕃北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居蜀省隋唐之
間別曰漕或曰矩托北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海外扶南林邑又
南天竺之隣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末塞種獨稱中印度印

度天竺之梵言猶指毒也。至其道則已幾徧天地之所覆載。與夫贊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惟矣哉。先王之世。道德同風。俗一。大為制度。悉已度定。奇言瑰行。隨巧異技之人。身不自容于執法之吏。去古日遠。民不見聖。甚至土栝抱石。以為行斃。首裸身以為飾。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於傷教害教義。亂大倫。而備不少。顧及漢而後。天竺浮屠之教熾然。象之達賢君子。反受其法。又文以老莊列子之旨。且曰。史籀嘗紀其異矣。仲尼亦嘗許其聖矣。何不可者。吁。西極之多幻也。世之政教。陵夷。民惟異物之是遺。宋何承夫天善天文星曆。而胡僧所論。冬至日尋與天竺占。再圃白。蘓祇婆善明琵琶。一均之中間。有七轂。別又得之西域。於是西

京曼莊之樂陳於立部樂麗門九執之曆廁於大行甚者周孔
與釋迦並攝六母慮于書華旁行而與帝編鉄過讀之經混為一
錄也

吳萊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詞特以其鼓為主鼓之徐者
為本疾者為解：者何樂之將徹鼓必疾猶金所謂關也漢書云
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之在太常第能識其鐘鞀鏗錡而已不
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詞乎詞者符鼓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
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韶為文始武為五行房中
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詞十有九章乃出于唐山夫人之

乎文始五行有聲無詞後世人皆變名易服以不相沿襲其聲
寔不全殊也及武帝定却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
為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等稍協律呂以合八音
之調如以詞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抵牾者多然孝
惠二帝夏侯寬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于武帝也
豈武帝之世特為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詞雖為樂府沈
約樂志王僧虔按錄則具載其詞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
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錄為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
在江左雖若淫哇倚靡猶或從容閑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
之以為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禪鐸中拂等四舞

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漸闕其能合於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謂宜
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闕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誦其一曲耳時
俗所知多西涼豔茲樂備其詞之淪闕未不止存一曲豈其事
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曹不能倚其轂
以造詞而後欲其詞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詞無復古意至
于唐世又以古体為今体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
果論其轂耶他若朱鷲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為標題下則述別
事今及形容二禽之美果論其轂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
之和者者矣尚可以樂府為徵傳有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
樂蓋詩之於樂固為二事詩以其詞者也樂以其轂者也今則

欲毀樂府而盡為古詩以為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
全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於楚漢或有
辭無詞其意趣高遠可喜而有詞者反不達是則樂家未必專
取其詞而特以其辭為主者又明矣噫今之言樂府者得毋類
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鄆君子皙之泛舟新波之中也
榜妣越人謂之曰盍兮什草盍予昂柱澤予昂州：堪州為乎
奈哥々纓予兮昭灑奈喻憐悵隋河湖鄆君子皙曰吾不知越
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琴中
瓌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嘗詘恥心夤頹
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冇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說

則趙其嗣則楚、趙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况自今距今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是孰非不亦難乎

宋無

吳人宋無字子虛所著清寒集古人命名古唯冉有今則宋無

夏顏

修文舍人夏顏字希賢襄澤人博學多聞至正初客死鎮江瑯北園山有友人觀其高舉大蓋冠進賢呵殿來言云身今為修文舍人且言生平著書數百卷無好事者收之隣壁據竊為澤當幾十不存一編其人傳之其人歆諾訪其家尚數百篇有考古錄通志等書刊行顏復致謝後舉以自代

朱鬘女

陽鐵崖集古樂府咏濮州娘錦紅中賊曰朱鬘女

鄧弼

秦人鄧弼伯珣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瞳合閃々如電能以力
雄人隣牛方闢不可擊拳其背折仆地市門石數十人爭勿能
擊兩手持之行甚好使酒怒視人：見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
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之共飲
兩生素餓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止命走山
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自遠摘左右^揖兩
生坐呼酒取角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狸然鳴兩

十人馳馬出東門外赴後遺新住王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嗣
至衆聚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而目亡矢已而烟
塵障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遂所馬首墜地血濺：彌王附
解驪曰識壯士識壯士命酌酒勞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
一時至比之王缺鏡云王上章荐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
其事不下弼環視四体歎曰天生一具鋼筋鉄肋不使立勦萬
里外乃橫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居山為道
士後十^年終未二十年天下大亂鄭斯偁家濼稱

玉山名勝集

崑山頽瑛園在界溪易即虞集伯生舊玉山草堂瑛香題瘦影

在憲梅得月涼陰滿帶竹籠烟邊昌鄭元祐記至正九年秋九
月一日立延陵吳元恭作玉山州堂詩序詩匡廬于立彥成吳
龍門山釋良琦元璞吳興鄭時九成河南陸仁良貴恨山郭冀
義仲清河張天英楠梁天台陳基敬功學亭野人王濛叔明句
吳李瓚子槃華亭馮瑤淵明會稽楊維禎燕夫汝陽表華子英
唯陽秦鈞文仲吳興華葛伯翔山陰王濤之德輔吳興沈明遠
自緘遂昌鄭元祐明德善住良春吳郡宗東庚未葵雲間陸屠
仁蜀郡袁凱葦亭朱熙璠雲山人元本九山衛仁近邢臺張玉
沙丘泉澄丹丘金朝四明黃琦伯成砂岡全思誠句吳國砥履
道和則東郭錢抱來作頌憲寒詞

趙麟

生雅聞酒在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
視如洋唾今日非速君飲欲猶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
問即不能答富血是刃西生曰有是哉適摘七經教十義叩之
期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纒：如貫珠
弼笑曰君等伏未兩生相顧瞭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發跳
曰吾今日歷創老生矣古者學在學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
欲絕徒欲馳騁文墨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
矣兩生棄百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能成步歸詢其所
與勝亦未嘗見^其揆毋呻吟也泰定間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
書數千言袖謁之闕卒不為通弼曰若不如聞中有野伯弼耶

連擊踏教人殺關于王王全錄人歎觀之弼感義曰公奈何不
體壯士今天下雖歸無事東海島夷而未臣明間者駕海艦巨
市於鄧即不滿所欲出大刀所往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
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虧國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
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
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
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俯頭吐舌久不能收王曰
爾自辭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陞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制大
將乎曰能突圍潰陣能保首領乎曰能王傾左右曰姑試之問
所項曰鉄鎧良馬各一健健劍二王即命給予陰戎善禦者五

白雲海花陽廬熊公武篆顏瑛春題

鄭元祐有記

來急軒

瑛春題

三山盧時伯

庸有記

拜石壇連兼善篆額寒所兼善隸瑛春題

昨日與教客飲至醉今日病酒書以記賦時元祐四年二月四日也賦頌者昨日快哉亭與教客飲至醉才歸辱簡不遠即答為媿秦生靈未計尊体起焉佳勝新詩甚清刻病酒不敢率易趨韻率少寬限否因書見過何如何如不一不一賦再拜忠玉提刑執事瑛作拜石壇記畧曰至元改寅四月下翰訪尼僧岩

夷於東城之蒼，故宋國太尉宅斷垣之外燕麥中有假山在
焉。遂披榛約棘穿衣而登其上，列諸峯已為好事者掩蔽而
去，獨有一石似壁而失其左股，上有老坡題識，易之以粟婦而
立，諸中庭明年奎章閣鑿書，將士丹丘柯敬仲奇之，再拜題名
而去。於是砌石為壇，字曰拜石樓。三月御史白野達，魚善來觀，
篆拜石二字於壇，又釋寒所至乙未冬，因獲道秀才自渠鴻山
携贈老坡手帖譜之，乃答忠玉提刑快哉亭飲。上有賈秋
壑印，其詞與記不甚有改錯，雜錄忠玉乃王現父姪，按老坡在
維揚，後坡渡江答其詩，及君未渡江過我，勤忠燭之句云。
右仲瑛亭館題詠集朱性父家藏錄本，弘治元年八月中秋日。

玉山佳處馬九霄篆顏瑛春題翠題新得月玉氣燒為雲楊維
栢陳基各有記詩人不翫

釣月軒京北杜本伯原稜顏簡瑛春題月華中夜滿雲影一絳
懸

芝雲堂吳興趙孟頫子昂篆瑛春題空蒸瑞氣芝三秀風動天
香桂一枝

金粟影白野造兼善隸頤瑛春題波澄月影秋痕冷露挹天香
夜氣浮

書函初濳陽吳孟思篆頤瑛春題書帖函圖浮彩鷗筆床茶灶
狎輕鷗楊維栢有記

春暉樓沈照藻隸頤瑛春題花下稱頤介有詩自兼其用然

惜春亭
秋華亭
桃李鮮于伯機書顏瑛春題
涼月掛簷成夜色
秋華滿
桐作天香

澹香亭
子昂篆顏瑛春題
暖香春淡
夜色夜溶

君子亭
子昂篆顏瑛春題

雪泉亭
篆顏瑛春題
花雨空青迷鶴夢
窈虛白尖鷗群

楨有記

春草池
周雪波篆顏瑛春題

綠波亭
沈明遠篆顏瑛春題
逸夢生芳艸
苦池有綠波

絳雪亭
篆

聽雪齋
杜本篆顏瑛春題
夜色飛花合
春聲度竹深
陳基有記

吳郡楊循吉跋

仲瑛子九臣奉張士誠水軍副都萬戶璉封武畧將軍飛騎尉
錢唐縣男從子元佐

侍妓丁香秀瓊英小端桃素雲小瓊華南枝秀小金縷

禁醜

元三月始禁醜見杭州進士鄭經仲頌詩

劉秉忠識墓

太保劉秉忠祖康懿公 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南先賢村嘉

靖間盜發內有石載盜李柱名等語於府捕之劉氏伯仲
於墓好武能前知云

四跋

南唐田誠登進士元貞二年任東安知州清介自持無異於畧
士征詔進詔南元即初來赴任不携妻孥只買二鶴為友及去任乃
曰壽春留犢吾何可携鶴以歸

山水紀釋

至正十一年六月雲州大風雨山水碎至時帝駐蹕其地車馬
人畜漂溺一空肢：抱皇太子登山以免寧府縣志

必蘭識細里

元初必蘭識細里貫通三藏及諸國語凡外夷朝貢表箋文字
無能識者口授如流略不停思更古所未有

倪過

倪雲林作十萬圖款署至正癸丑元亡於丙辰逾癸丑三年耳
雲林為吳人尚仍至正甲子其不忘所自如此見僕朝字記中